

雷學淇紀年義證論夏邑鄆

梁 隱

左傳襄四年，哀元年，記夏太康失國，迄於少康中興，其間歷數十年事，曲折甚詳。而史記夏本紀，顧不著一字，則甚矣史公之疎也。故記舊聞，其足與左氏相參證者，頗不多，（馬融緯史卷十三少康中興，歷引諸書，而獨不錄左傳，則亦馬氏之疎。）而獨汲冢紀年載其事為詳備。今本紀年雖非舊物，然亦異乎全無所受，憑虛臆撰者。清代治其書者，前後無慮十許家。獨通縣雷氏之書用力最深，而流傳轉最狹。陳逢衡集證，不辨真偽，取材雖博，別擇未精。朱右曾存真，限斷嚴，別擇精矣，而采納不富，闡發自少。（王國維古本輯校，即朱書而去其闡說，則秋水盡而寒潭竭，益不足以昭攬物象。今本疏證如陳詩集注，然今本雖偽，亦有來歷，一概抹殺，則貌似謹嚴，而情益疎曠也。）惟雷書能辨本書之真偽，而又能存其偽中之真。能博采羣言以相關，而又能剔去羣言之偽。兼陳朱兩家之所長而較無其短者，庶其在是。顧雷書刊行者曰紀年考訂，僅十四卷，又非定本。其後為義證四十卷，寫定未刊，余曾見其稿本，洵可謂卓出諸家之上矣。而其釋地尤精善。獨惜以畢精萃力之書，而後未獲刊布，遂不為學人所知。因姑摘取其

論夏太康少康時事地望者，備嘗鼎之一臠。亦以見紀年所載，不僅以戰國事為可信。（余著諸子繫年，備論紀年載戰國事可信，勝於史記處。）即記三代以上，亦貯資多聞，其書不僅以散見唐以前稱引者為可恃（即如王氏古本輯校所錄），即今本紀年，亦未嘗全不足取也。若謂古史當斷自殷墟物證，自茲以往，全等臆測，則曲士之拘篤，余與雷氏，甘同譏焉。（以下皆摘錄雷書）

帝啓放季子武觀於西河（按此條見今本）

觀國名，韋昭楚語注，謂即洛汭之地。沈約附注，取左傳杜注說，謂今頓邱衛縣。愚案，觀即灌也，亦作鄆。觀乃本字，因為國都，故曰鄆。因其近河，故曰灌。又曰觀津。季子居之，故曰武觀。因其以西河叛，故曰叛觀。且本陸終後掛姓之墟也，故曰掛灌。世本及漢晉人記傳，皆謂掛灌氏奴姓（世本見夏本紀索隱）。即季子之國也。……韋杜說，元凱為是。洛汭止近掛尋，無所謂觀，北海之鄆灌，乃自河洛往遷者，無與于此。戰國策曰，「齊伐魏，取觀津」。高注云，「故觀邑臨河津，故曰觀津」。漢書地理志，東郡有畔觀縣。應劭注云，「夏國也，東漢為衛

國縣。水經曰：『浮水故瀆，又東逕衛國縣故城南，古斟觀。』世紀曰，『斟觀，衛地。』臣瓚漢書注云：『汲郡古文，相居斟灌，東郡灌是也。』（水經巨洋水注）。晉廣東郡立頓邱，改曰衛縣，見晉書地理志。後遂因之。隋以後改觀城縣，今山東曹州屬縣之西古觀城是也。西河亦地名，……鄭康成禮記注云：『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蓋自龍門以南至於華陰，近河左右之邑，皆曰西河，不專大河之西矣。（按雷氏說西河猶誤，參讀拙作于夏居西河攷。）

夏太康即位居斟尋

斟尋，古國名。字本作尋，以為國邑，故作鄆。祝融後斟姓居之，故曰斟尋。斟姓無後，夏人以封同姓，故世本曰斟尋氏姒姓（見左傳疏及夏本紀吳世家索隱）。地之所在，有三說焉。漢書地理志曰：『北海郡斟縣，古國，禹後。』又有平壽壽光二縣，應劭於平壽注云：『古斟尋，禹後，今斟城是也。』於壽光注云：『古斟灌，禹後，今灌亭是。』蓋東漢省斟縣，分其地入平壽壽光，故應氏云云。杜氏春秋傳注，京相璠春秋土地名，司馬彪漢書郡國志，皆同應說。璠又謂『二斟相去九十里』（見水經巨洋水注，通志引作七里），此謂斟尋在山東，即今萊州濰縣西南八十里之斟城，西與青州壽光縣東四十里之斟灌城迫近者也。此一說也。

傳瓚漢書音義云：『斟尋在河南，蓋後邊北海也。』（此句據夏本紀正義引改，今漢書地理志顏氏集注作不在此也，蓋承應說言之故易其文。）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

尚書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此即太康所居為近洛也。』（史記夏本紀正義）此謂斟尋在河南，即左傳所謂『郊鄆瀆』，杜注所謂『鞏縣西南有地名鄆中』，括地志所謂『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故鄆城』（據儀禮正義），是也。此又一說也。二說之外，有謂斟尋在衛者，水經河水篇云：『浮水故瀆，又東逕衛國縣故城南，古斟觀。』又巨洋水注，引世紀云：『夏相徙商邱，依同姓之諸侯斟灌斟尋氏。』史記正義引世紀云：『相徙于商邱，依同姓諸侯斟尋。』此謂尋近帝邱。（商邱皆帝邱之訛，王應麟謂誤出帝王世紀也。）在東周時之衛地者也。此又一說也。是三說，水經鄭注兼取之，謂『既依斟尋，明斟尋非一居矣。』（節）蓋寓其居而生其稱，宅其業而表其邑。縱遺文沿牒，亭郭有傳，未可以彼有灌目，謂專此為非，捨此尋名，而專彼為是。以土推傳，應氏之據，亦可按矣。蓋鄆又終祖應說也。今案周地有尋而無灌，衛地有灌而無尋，世紀與左傳注說皆誤也。觀下紀傳言依鄆侯，賈逵左傳注依斟觀而國等說，可知相之徙居，未嘗依于斟尋。杜元凱謂『依于二

斟』(見襄四哀元左傳注)，蓋誤用應氏之說也。其寔傳應二義。

瓚說較長。斟縣之灌，乃從河洛往遷，被名海滋者。即

酈氏所謂寓其居而生其稱，非初國矣。不然，使帝居近

海，何乃畋于洛南？尋不遷都，何以戰於濰水？考驗紀

文，知傅爲得寔。班志應注皆得半遺半耳。且太康之居。

漢以前無明文，惟書序之言，紀年與之合。蓋洛即洛

水入河處，須謂處于其地，待其至焉之謂也。酈城即在

洛南西南五十餘里，傅云『居爲近洛』，此之謂也。

帝王世紀云，『夏太康五弟，須于洛，在鞏縣東北

三十里』(漢書郡國志注)。此晉以前之鞏縣，水經注所謂鞏

縣故城者是，在今縣西南亦三十里。古時洛在今縣正

北，(諸家地志謂隋大業始置今縣，誤。)所謂洛口者是。諸地志謂

之什谷口，非是。什谷口乃尋口也。尋邑故址在今鞏縣西

南五十八里，在古縣故城西南二十八里，在東營故城西南

十八里(左傳尹文公焚東營)，在酈師縣東北十二里。尋本水

名，漢書郡國志，鞏有尋谷水是也。其說亦不一。嘗合京

相璠土地名，徐廣史記音，酈道元水經注，魏王泰括地

志，及唐宋以後地書考之，蓋尋水發源于古縣東北之尋

谷，(史記謂之斜谷，徐廣曰，一作尋谷，水經注謂之北山，尋路，即諸志所

是謂上酈。又曰北酈。(見土地名，酈氏謂其水南流，當是傳脫西字。)即元和輿地等志謂酈師東北十四里有酈路者也。亦謂之温泉水。其邑即斟。所謂酈中也。尋水自酈城東北，又折而東南流，至營城西北，是爲下酈。又曰南酈。于是東入于洛。其入洛處謂之尋口，猶洛水入河處謂之洛口也。徐廣曰『鞏縣有尋口』，史記謂之斜谷之口，京相璠所云『鞏洛渡北』者也。自唐宋以來，水經注傳本，多將洛水注北山，尋路下即什谷也三十六字，誤置謂之洛下，于是諸家地志，皆謂洛入河處爲什谷之口。此非酈書之誤，傳酈書者誤也。不寧惟是，酈注什谷，乃什谷之誤。玉篇曰，『什酈，古國名』。史記張儀傳作『斜谷之口』，戰國策作『環轅緜氏之口』。蓋環轅關北與酈口相值，故史遷易環轅爲斜谷，寔又斟谷之誤也。因斟姓嘗國於尋，故尋谷亦曰斟谷。姓既被于國土，故尋口又曰斟谷之口也。韋昭國語注，謂觀在洛，亦斟谷之名誤之耳。斟谷非洛水所出，則洛口安得被以斟之名乎？世之傳史記者，誤斟爲斜，而刊酈注者，又誤斜爲什。斟斜什轉寫益訛，久乃忘返。觀于斟谷尋谷，愈知太康所居，河南爲是。蓋邑與口因水得名，國與谷以姓得名。而世本謂斟姓有斟氏，又因所居之國邑得名也。

太康敗於洛表，羿入居斟尋

水內爲汭，外爲表。洛表，洛之南也。夏書序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春秋襄公四年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又曰：『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楚辭離騷篇曰：『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術。羿淫游以佚田兮，又好射乎封狐』。……愚案『不顧難以圖後』，謂縱欲往敗。羿襲其後，入居斟尋，代夏政也。觀下云『又好』，知太康卽以此失國，而羿復不戒之，故左傳曰『羿猶不悛』也。說與竹書符合。帝王世紀曰：『河南西有邲鄆陌，太康敗於有洛之表，今河之南岸傳有負嶺山（見漢書郡國志劉昭注），此皆古人相傳舊說，可以參證者。……羿者，有窮之君。……以善射聞，及夏之衰，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見夏本紀正義）。窮石與鉏，傳注皆不言所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鉏城在滑州衛城縣東十里，即今衛輝府滑縣東十五里之鉏城也』。又引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本有窮氏所遷』。此說與傳記書序並合。窮谷卽左傳『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者。定七年杜注

云：『周地，不詳其處』。說者謂因其名不美，舉相反者易之。華延洛陽記云：『城南五十里有通谷』（文選洛神賦注），卽是。然則窮在劉尹二邑間，與斟尋實偏處矣。（杜注劉在魏氏西北，路史云，『尹在鞏西南，近偃師，謂亦杜說。水經注謂窮在鬲縣，今德平東十里』。韋季宣謂窮在刪丹，今甘肅西境。路史謂窮在安豐，今英山縣地。三地去斟尋皆遠，與左傳因夏民之說不合，與寒泥殺羿蒸之以食其子，死于窮門之說尤不合。蓋尋（按此處原文似脫一窮字）接壤，羿乘帝之出獵，襲居帝城，擁有尋土，使其子仍居窮邑以爲聲援，故左氏云云也。世若窮距帝都千餘里，或數千里，傳說之謂何矣。）

仲康卽位居斟尋

（按此條見今本）

居斟尋者，夷羿入居後，自立爲相，挾天子以令諸侯，故滅伯封，用寒泥，棄武羅伯因熊髡彫圍以自逞。今太康陟而立仲康，已仍相之，故仲康亦居斟尋。

世子相出居帝邱

依鄭侯（按此處鄭字，今各本俱作邱）。帝邱舊訛作商邱。左傳曰：『衛顛頊之虛也』（昭十七）。又曰：『衛遷于帝邱，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寧武子不可』。杜注曰：『夏后啟之孫居帝邱，今大名開州西南三十里濮陽故城卽是』（帝邱見傳三十一）。相出居帝邱者，迫于羿也。……依鄭侯者傳文，鄭卽武觀國，所謂斟

灌也。……賈逵左傳注亦云：『相依斟觀而國』（吳世家集解及左傳哀元年疏）。可知周末相傳其說如此。賈君猶有得於師承者。

寒泥殺羿，使其子澆居過

（按此條見今本）

寒，國名。左傳杜注曰：『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今故址在萊州濰縣東北五十里，西南至斟尋城百里也。寒泥，羿臣寒君伯明之族子也。世本曰：『寒，邳姓』（路史國名紀），蓋羿之同族也。……澆，論語作稟。左傳曰：『處澆于過』，即此事。杜注云：『東萊掖縣北有過鄉』，今在萊州府城北，西南至寒亭二百三十許里。又西南至斟尋百餘里，泥之處澆于此，豈以斟尋來遷，恐爲寒患，故使澆圖之歟。

相居于斟灌

此寒泥僭立遷相于斟灌也。灌本武觀國，尋乃禹之子姓所封也。自太康居尋，而尋遷平壽。今后相居灌，故灌亦遷壽光也。應氏劭杜氏預京相璠謂二斟在平壽壽光，蓋非其初國矣。傅氏漢書注曰：『尋本在河南，後遷北海。斟灌當亦然也』。

按雷氏謂相居帝邱，即依斟觀而國，又謂后相居灌，而灌亦遷壽光，是俱然矣。然紀年云：『后相居帝邱』（見海

覽八十二，帝譌商），又云：『相居斟灌』（見水經巨洋水注，

漢書地理志注，路史後紀十三引臣瓚），今本紀年舊注：『斟灌之墟，是爲帝邱，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則相居帝邱與居斟灌，即是一地。相之見弑，后緡之出逃，亦即在斟灌之墟之帝邱也。似今本僞紀年，拾掇舊文，未能董理，而妄加比次，遂謂帝相元年居商邱（即帝邱字誤），九年居斟灌。則顯分帝邱與斟灌爲兩地。然則，豈相居帝邱之斟灌，而斟灌遷邑於壽光。其後相又見逐，乃自帝邱斟灌又遷依壽光之斟灌乎？苟依此說，則舊注『斟灌之墟是爲帝邱』一節，又難通矣。又此注今本在二十八年寒泥使澆弑帝，后緡歸于有仍之後。而陳氏集證移斟灌之墟是謂帝邱八字於九年相居于斟灌之下，則於元年相居帝邱一條仍難說。蓋今本紀年雖未必全無據，而其以意安排，決非本真。本不能一一就文證說也。雷氏此條，下語含混，蓋亦悟其難通，而未能抉出今本之僞。故此引紀年，皆去其標年之語，而特獻所疑，爲雷氏進一解焉。

寒泥滅戈

（按此條見今本）

左傳曰：『泥因羿室，生澆及豷。處澆于過，處豷于戈』。杜注云：『戈在宋鄭之間』（漢四）。今歸德開封二

府，即宋鄭界。開封之杞縣東北，有地名玉帳，或謂即宋鄭隙地之玉帳也。戈當去此不遠。

寒泥使澆帥師滅斟灌，澆伐斟尋，大戰于

澼，覆其舟滅之。(按此條見今本)

此斟灌斟尋，即從河洛來遷者。澼水名，漢地志云：

『維出箕縣』。淮南子曰：『維出覆舟』。說文曰：『維出

箕山』。水經注曰：『出澼山』。名異寔同也。左傳：

『泥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即此。戰于澼，覆其

舟者，用舟師也。論語曰：『寡盪舟』。楚辭天問曰：

『覆舟斟尋，何道取之』。即此事。後名澼山爲覆舟，亦

以此也。

后緡歸於有仍(按此條見今本)

左傳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后

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今按

古文任仍通，故仍叔殺梁作任叔。仍國即太昊風姓後，今

山東濟寧州是。傳曰：『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

二。又曰：『夏桀爲仍之會』。……皆指此。仍叔之邑，

則傳謂次于任人者矣』。……

按自帝邱之斟灌逃至濟寧之仍，亦較謂自壽光之斟灌者

爲近情。

少康自仍奔虞(按此條見今本)

左傳謂『少康爲仍牧正，慕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

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

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

以收復衆，撫其官職』。賈注云：『有虞，帝舜之後，綸，

虞邑』。杜注云：『梁國有虞縣，思，有虞君也。姚，虞

姓』。漢書續志曰：『梁國虞有綸城，少康邑。今虞縣故

城在歸德府虞城縣南三里，綸城在縣西三十五里』。博物

志謂『綸在汾陰』，世紀謂『虞城在河東大陽縣西山上』，

俱非是。

伯靡殺寒泥，少康自綸歸于夏邑(按此條見今本)

左傳曰：『靡自有鬲氏，(國名，在今山東德平縣東十里。)收

二國之燼以滅泥，而立少康』。……夏邑，即禹爲夏伯時所

封國。水經注謂：『潁水東出陽關，歷康城南，又東南逕上

棘城西，又屈逕其城南，城西有故堰，潁水自堰東逕陽翟

縣故城北，夏禹始封于此，爲夏國』。十道志云：『陽翟有

少康城』。……洛陽記云：『夏少康故邑也』。……

許州。寰宇記謂即康叔之故城，在今禹州西北三十里。

戰國時宋都彭城攷

錢穆

(一)

史記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騶騶騶耳之駒，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韓子五蠹：「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淮南人間訓：「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後漢書東夷傳：「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得騶騶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鬥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唐韓愈衢州徐偃王廟碑即本此爲說。此徐偃王之故事也。史記正義引古史考云：「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行有周術，豈得救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並言此事非實。」崔述豐鎬攷信錄亦辨此事，謂：「前乎穆王者，有魯公之費誓，曰，徂茲淮

夷，徐戎並興。後乎穆王者，有宣王之常武，曰：震驚徐方，徐方來庭。則是徐本戎也，與淮夷相倚爲邊患，叛服無常，其來久矣。非能行仁義以服諸侯，亦非因穆王遠遊而始爲亂也。且楚文王立於周莊王之八年，上距共和之初已一百五十餘年。自穆王至是不下三百年，而安能與之共伐徐乎？今按謂荆文王伐徐者韓非也，謂楚莊者淮南也，謂周繆王者史記秦本紀也。混韓子史記爲一談者，後漢東夷傳也。繆王之事，不載於周紀而見諸秦本紀，此自秦人稱其祖造父，欲神其技，大其功，因附會於偃王之事。趙世家又載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此本以著異聞，非以爲信史。故滅之於周紀，而存之於兩家。史公之意，至慎至顯也。（馬氏釋史亦云：「史稱造父御王巡狩，見西王母，徐偃王反，日馳千里馬，攻破之。豈王之貳車，遂足以制勝？抑六師之衆，咸有此捷足哉？史不錄於周本紀，亦不過雜采異說，以傳疑。」此說發明史例，極爲有見。余辨史載蘇張傳縱橫傳說之妄，亦用此例。）至楚文王時，考之春秋傳及楚世家，均無徐偃王事。（楚成王伐徐，齊桓公救之，徐恃救而敗，見左傳僖十五年。徐爲吳滅，徐子章羽奔楚，見左傳昭三十年。）此韓說之妄。然稱徐偃王以仁義滅國，

則二說皆同。余疑徐偃王即宋王偃，其見滅時惟淮南楚莊王之說得之。宋稱徐者，余考戰國時宋都蓋遷彭城。韓世家『文侯二年伐宋，到彭城，執宋君』。年表亦載此語。其時宋當休公世，蓋已遷彭城，而史闕不載。蓋宋都商丘，其地四望平坦，無險可守。彭城俗勁悍，又當南北之衝，自楚拔彭城以封魚石，晉悼圍之，重以畀宋，而彭城乃爲形勝所必爭。宋之徙都，實與趙徙邯鄲，韓徙鄭，魏徙梁同意，皆就衝要以自鎮。故宋亦稱徐，即指新都彭城而言。如韓稱鄭，魏稱梁是也。（彭城晉立徐州，至今猶稱淮夷徐戎，素屬商。故商宋亦得徐稱也。）又史記封禪書：『周之九鼎，沒於泗水彭城下。』始皇本紀：『二十八年，過彭城，齊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亦宋都彭城之證（語詳後）。韓非五蠹稱徐偃王處漢東，疑淮東字訛。淮東即淮北也。後漢東夷傳稱偃王處潢池東，水經濟水篇有黃水黃溝，其東爲沛，秦之泗水郡，劉備徐州治此。又南爲彭城，東爲武原徐山。此即偃王之國矣。『云其地方五百里者，宋策墨子說楚，亦言『宋方五百里』也。王偃者，疑乃偃王之倒。考諡法無偃。秦本紀集解引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駟謂號偃由此。』此語無稽，而可以證偃之非諡。梁玉繩志疑云：『偃身死國亡，未必有諡。然國策墨子呂覽

新序諸書俱以偃諡康王，而荀子王霸篇稱爲宋獻。楊倞注曰：『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爲諡，故不同。』則是王偃諡康諡獻，本非通行於當時，故野人小民，遂乃倒王之名以爲稱。莊子列御寇：『曹商爲宋王使秦』，釋文：司馬云『偃王也』則王偃後人固亦稱之偃王矣。謂其見滅，惟淮南楚莊王之時得之者，楚兩莊王，一在春秋時，一在戰國時。頃襄王又稱莊王。史記六國表，宋滅當楚頃襄王十二年，故淮南以爲莊王也。宋亡於齊，其後楚得其淮北徐地。當時盛毀之者，擬之桀紂，蓋出諸列國之君卿。而宋之小民，則口道仁義不能忘。凡今先秦書記宋偃之之道者，皆本列國史記。而宋以國亡無史，其仁義之設施，已不足自傳於後世。惟野民小人之所稱譽，謂徐偃王行仁義而亡國者，其流傳失真，乃誤以爲春秋之徐。或乃以謂在楚文王時，或乃以爲當周繆王之世。傳者弗深考，乃不知其即宋王偃矣。古事流傳，其漫迤流行如此者多，不足怪也。

(二)

六國表周顯王三十三年秦下，書『宋太丘社亡』。封禪書：『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亦自顯王三十三年起算。漢書郊

祀志：『或曰，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彭城下。』此均無稽之談，然有可以推覘宋偃稱王時傳

說之一斑者。社亡，王先謙曰：『索隱引應劭曰：『云亡淪入地，非也。』案亡，謂社主亡也。』宋策謂康王射天笞地，

斬社稷而焚滅之，此謂康王暴悖自絕於天，因是有社亡之說，謂天示以將亡之兆也。鼎淪者，鼎為國家有天下之禎

祥。左氏稱楚子問鼎輕重，而不敢有。今鼎乃入宋而淪於泗水彭城之下。彭城宋都也。此亦宋德不足有天下之證。

（史記周本紀）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為諸侯，乃周失天下

之先階，故有鼎震之兆。然此雖毀譏之辭，必當時先有周鼎歸

宋之說，乃云其淪沒於泗水。則鼎淪之毀，實承鼎歸之譽

而生。鼎本商物，周人有之。周德既衰，商行仁義，乃重

歸商。慮當時宋康行仁政，愚民厚德者，當有此言。故諸

侯之忌嫉益甚，乃於其稱王後之一年，而曰鼎淪於泗水

矣。蓋宋之稱王，在周顯王四十一年。漢書記四十二年社

亡鼎淪，實承舊史記載而來。（封禪書云：『商周德衰，宋之社亡，

鼎乃淪沒，伏而不見』，是謂商周之德均不足以復有天下也。亦以社亡鼎淪

並言，惟未著年代。又年表附宋於齊，而此事書於秦表，或由史公採之曠

史而未經修正耶！又考秦本紀稱武王與孟說舉鼎絕膺而死。甘茂傳稱武王

竟至周而卒於周。合兩說而論，武王既卒於周知舉鼎亦在周。孟子疏引帝王

世紀謂『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口血出』，是其證。余疑此亦當時

傳說，猶如楚子問鼎輕重，而王孫雋謂在德不在鼎。秦武欲通三川以窺周

室。竟如其願，身至於周而卒。時人遂謂武窺周鼎，而德不堪之，遭愆而死，

因譏曰：舉鼎絕膺死矣。其事與鼎淪之說相隔十九年，而推尋根源，實出一

致，因附辨之。又按周本紀：『周君王赧卒，周民東亡，秦

取九鼎寶器。』此秦人之誇詐也。既已不得周鼎，猶且誇

詐於諸侯，曰我得周鼎矣。乃以著之史，而史公承之。又

始皇紀：『十八年，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

水。』此秦人之貪愚也。既已詐於天下，曰我得周鼎矣，

而猶不忘情於真取，而信其真沉於泗水，乃不覺忘其前

言，過彭城則祠以求之，而史公則據以為載。今史記正義

及通攷乃謂一飛入泗水，八入於秦中，則既為秦人所詐，

又過秦人之愚矣。夫漢得秦寶，不聞有鼎，此乃秦未得鼎之

驗。水經泗水注：『始皇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乃謂

鼎伏。』此乃鼎未淪泗之驗。沈欽韓曰：『九鼎之亡，周

自亡之，虞大國之數甘心也，為宗社之殃。又當困之時，

銷毀為貨，謬云鼎亡耳。』此雖虛臆，最為有情。余謂宋

都彭城，王偃行仁政，小民心向，列國君卿忌嫉，甚加毀

誣。又其稱王在顯王三十二年，及其國亡，遺民猶傳徐偃

王，蓋亦會於虛而知之。（太丘屬沛，在河南永城境，距商邱彭城

略相等。)

(三)

余考戰國時宋都彭城，又別有說以爲證者。水經睢水

注：『睢水又東逕睢陽縣故城南，周成王封微子啟於宋，

以嗣殷後，爲宋都也。秦以爲碭郡，漢高祖嘗以沛公爲碭

郡長。天下既定，五年，爲梁國。文帝十二年，封少子武

爲梁王。』漢以睢陽爲梁，蓋承戰國地理言之。宋亡已在戰

國晚世。竊疑睢陽爲梁，猶在宋亡之前。蓋宋先已遷都而

東矣。故漢乃以睢陽爲梁國。此戰國時宋東遷，不都睢陽

之證，一也。又泗水注：『黃水東流逕外黃縣故城南，於

春秋爲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別都矣。』漢志外黃補注：『

王先謙曰：春秋宋黃邑，戰國屬魏。故國策蘇代曰：決白

馬之口，魏無黃濟陽。亦稱外黃，見魏世家，太子申過外

黃。張耳爲魏外黃令，見耳傳。』是外黃在齊魏馬陵之戰

時，固已屬梁，否則魏軍不得踰人之別都以爲戰。『集解云

：『外黃時屬宋』，非是。宋策云：『過宋外黃』，蓋襲史文而增宋字，不足

據。外黃與睢陽相近，外黃既爲魏有，睢陽之西蔽已失，

敵氛及於國都，宋決不安。此宋在戰國時東遷，不都睢陽

之證，二也。泗水注云：『泗水又南過平陽縣西』，注『

縣卽山陽郡之南平陽縣也。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二十

九年，齊田胙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朱右曾云：『

平陽故城在兗州府鄒縣西三十里』，其時梁之東鄙，已遠

及鄒。若宋都睢陽外黃，則爲近在梁肘腋之裏，何緣及

齊同師？魏策蘇秦說魏合從，亦曰：『魏地東有淮潁沂

黃，煮棗無疎。』若宋都睢陽，魏境不得遠包淮沂。又韓

世家集解引紀年『齊宋圍煮棗』，其事在魏哀王七年。後

漢郡國志『煮棗在濟陽郡宛胸縣』。魏境是時猶東達今山

東之曹州。此以地勢言之，又知其時宋必東遷，不都睢陽

之證，三也。又淮水注：『惠成王十七年，宋景戡衛公孫

倉，會齊師圍我襄陵。十八年，王以韓師敗諸侯師於襄

陵。』漢志襄邑，師古曰：『圈稱云：襄邑宋地，本承匡襄

陵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史記正義：『襄陵今

歸德府睢州也。』(程恩澤國策地名考：『襄陵在歸德府睢州西一里。

又齊策：『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程氏地名考：『承匡在睢州西三十

里。』今考惠成十七年，田期伐魏東鄙，敗魏於桂陽，遂乘

勝深入，而宋衛會之，至於襄陵。時襄陵已屬魏。襄陵在

外黃睢陽間，距睢陽甚近。宋於其時殆已避梁而東矣。此

宋東遷不留睢陽之證，四也。又淮水注：『王以韓師敗諸

侯師於襄陵，齊侯使楚景舍來求成。』戰國策『邯鄲之

難，楚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此蓋

即一時事。程恩澤國策地名考云：『睢澱，二水名。水經

注睢水出陳留縣西浪蕩渠，東南流至宿遷縣，合泗，亦曰

睢口。即汴水支流也。澱水本名渙水，由永城縣東南流入

宿州西南境，又睢水支流。二水之間，今在今商邱（古睢陽縣）

寧陵睢州一帶。魏之東南境，楚之東北境也。據此，則睢

澱之間，實逼宋都。楚魏接壤，宋非遷居無以自安。其證

五也。齊策蘇秦（按字作當代）勸齊王釋帝而舉宋，其言曰：

『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

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此言宋之疆域

甚備。且宋偃之世，宋土方廓。然今考之，陽城史記作陽

地。集解裴駟云：『濮陽之地』。（程氏地名考襄陽今在大名府

開州西南三十里。）淮北，史記正義『徐泗也』。（地名考云：『沛即

淮北』。）東國，正義謂下相，（張氏釋地：『下相故城在今宿遷縣北七

十里』。）僮（釋地在睢寧縣境。）取慮（釋地：『在靈璧縣北』。）也。

陰，史作陶，正義『陶，定陶。今曹州也。』平陸，正義

『兗州縣也』。然則宋之邦域，西不及於歸德商邱，否則

烏言乎有陰平陸而梁門不啓哉。此宋東遷不留睢陽之證，

六也。又秦策或人之說秦王曰：（今誤作黃歇。）『秦楚之兵構

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銓胡陵陽蕭相，故宋必

盡』。程氏地名攷『方與，今山東濟寧州魚臺縣北，胡陵

今魚臺縣東南六十里，留今沛縣東南五十里，陽今徐州府

陽山縣東三里，蕭今縣北十里，相今宿州西北，銓今宿州

西南九十里。則所謂故宋者，北及濟寧，南至蕭宿，中包

沛陽，襟帶徐彭，爲之藩翼，而獨不及睢陽。睢陽豁在西

陘，縱列版圖，未可甯居。此宋都東遷，不在睢陽之證，

七也。張氏琦國策釋地云：『宋地自今歸德府以東，江蘇

之徐州府，安徽宿遷二州，北有山東曹州府之荷澤曹縣定

陶單縣城武鉅野，濟寧之金鄉魚臺，皆是。』夫疆場之

間，一彼一此，固已無常。然諸家言宋地，終不及歸德以

西。則又宋都東遷，不留睢陽之證，八也。故當時言宋，

列諸泗上十二諸侯之列。楚策張儀爲秦連衡，說楚王曰：

『破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高誘以十二

諸侯爲魯衛曹宋鄭陳許之君（見秦策注）。齊策亦云：『今大

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鄭魯陳蔡。』又曰：『

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宋列泗上，與鄭魯滕

薛邾莒費郟同稱，則其都東遷，不留睢陽之證，九也。又

齊策：『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史記正義：『淮

北謂徐泗等州。』顧祖禹方輿紀要云：『自沂兗以南，古

所稱淮北地也。』宋在徐泗淮北，此東遷不留睢陽之證，

十也。史記張儀傳：『儀與齊楚魏三國相會齧桑』。徐廣

曰：『在梁與彭城之間』。顧觀光七國地理攷云：『漢志沛郡有山桑，即鬻桑也，在今蒙城縣北三十七里。』張儀與齊楚魏三國會，諒不在宋地。此又宋已東遷，不留睢陽之證，十一也。睢水注：『睢水又東逕相縣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國府園中猶有伯姬黃堂基，即伯姬燔死處也。城西有伯姬塚。』共公前爲文公。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則爲文公十七年。文公二十二年死，共公立，宋遷而東，蓋常都城殘破之後，兼以避敵。非在文公之晚世，即共公之初年矣。共公十三年卒，平公立，三年，楚伐彭城，封魚石。四年，晉誅魚石，歸宋彭城。以宋都相，彭城近之，故楚伐彭城而置魚石以逼宋。若宋都睢陽，則彭城僻遠，不足患矣。此宋都自春秋時已徙而東，證十二也。又春秋襄十年傳：『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偃陽尚在彭城東北，正以宋都東遷，故其朝臣得遠封至此，證十三也。桓司馬石柳亦在桓山，近彭城。

（程氏地名考云：『在徐州府東北二十七里，下臨泗水。』）證十四也。

說苑立節：『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期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康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

王，期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見天下之士？遂立稿於彭山之上。』竊疑彭山者，彭城之山。康公即康王。稱其病死者，國策云：『逃倪侯之館，得病而死也』。是又宋都彭城不都睢陽之一證，證十五也。又觀於六國表『韓文侯伐宋到彭城，執其君』。與夫鼎淪泗水彭城下之說，則宋都彭城，不都睢陽，斷可定矣。楚策：『昭奚恤彭城君議於王前』。高注：『彭城屬楚』。又孟嘗君列傳，索隱引紀年『田嬰初封彭城』，疑齊楚彭城非一地，蓋如巴蜀分屬秦楚，上黨分屬三晉之類。

又按史記宋世家云：『齊楚魏滅宋而三分其地』。漢志亦云：『宋爲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吳師道注國策辨之曰：『蘇代說燕曰：齊南攻楚，西困秦，又以餘兵舉五千乘之勁宋。又說秦曰：齊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使當時齊與楚魏合，其言豈若是乎？』史稱齊南滅宋，既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是乘滅宋之強，并奪楚魏地。而謂與之分宋地，豈其實哉？樂毅謂燕昭王曰：王欲伐齊，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史表燕破齊之年，書楚趙取齊淮北。則楚魏分地，當是樂毅破齊後事。』張琦戰國策釋地不信吳說，謂：『假使齊獨有

宋，則齊界至開封，詎聞有是乎？』余謂張駁固是，而吳辨更的。齊界固不至開封，其實宋界早已不至開封也。漢志所謂魏得其梁陳留者，當戰國初年，宋早已東移。魏之有梁陳留，不俟齊滅宋時。如此庶得當時情實也。

又按水經濟水注引劉成國徐州地理志云：『徐偃王治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全祖望經史問答本此，謂：『開鴻溝，通淮濟，始於徐，繼於吳。』余意春秋諸國，城築都邑時有之。至於掘溝通渠，舟行千里，則事殊少見。自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引漳水溉鄴。梁惠王十年，入河水於圃田，又爲大溝而引圃水（水經濟水注引紀年）。又云：『瑕陽人自秦導岷山青衣水來歸』（水經青衣水注引紀年）。魏襄王時，又有史起爲鄴令，亦引漳水溉鄴。又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十八年，漳水大出。二十一年，徙漳水武平之西。二十七年，又徙漳水武平之南。八年之中，再徙巨浸。而稍後秦亦有李冰鄭國。史記

漢魏時代東北之文化

東北民族，祇在周末及秦時，稍與金屬文化接觸；在全體上說，未能追隨中國文化之發達，而仍居于金石雜用時代。因金屬文化之大量傾注，一躍而脫出石器文化圈，

河渠書謂：『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於三代。自是之後，築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淮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於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之渠，以萬億計，然其足數也』。此下又叙韓人水工鄭國，爲秦鑿涇水，秦以富強。大抵水利之事，盛興於戰國。竊疑鴻溝之成，蓋戰國梁宋之力爲多。亦必東方水道日闢，而陶衛處其中心，遂成一大都會，乃有陶朱公以鉅富著。（此未必在越句踐時，未必即范蠡，余另有辨。）全氏以鴻溝遠推春秋時徐偃王，未必是。而若徐州志所記可信，則余論徐偃王即宋王偃，疑其都彭城，又得一證。而宋偃通溝陳蔡之間，又可補故宋文獻之一節也。

馮家昇

乃是兩漢武力擴張之結果。自紀元前一世紀迄紀元後四世紀，四五百年來，東北爲中國之領土。雖爲邊郡，而一切設施同于內地，檢漢志，其戶口數量并不亞于內地，亦可

證其非荒涼之區。西漢末，王莽作亂，東漢末，羣雄互闕。內地不寧，而一般學行高超，不甘同流合污之士大夫反以東北爲避難之所也。政府設施既不以其邊鄙而異于內地，士大夫亦不以爲化外而每流寓。流風餘韻，所過必化，馴致兩漢燦爛之文化爲東北民族所浸浴矣。

一 文獻方面

王仲 琅邪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又欲劫爲將，仲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家焉。景是朝鮮王氏之鼻祖，東漢之王闕，王景卽其後裔。後漢書卷一百六王景傳按民國十四年，原田淑人等在大同江南岸土城內掘出「王扶印信」銅印一枚；又在古墳羣，掘開一墓，係王旰之柩。王扶王旰或卽王仲之後，亦未可知，惜史無明文，不可考矣。

逢萌 字子慶，北海都昌人，家貧，給事縣爲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旣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明陰陽之術。

王莽殺其子字，逃於遼東。後書卷一百十三本傳

宋京 意之父。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至遼東太守。後書卷七

十一宋意傳

崔駟 字亭伯，涿郡安平人。年十三，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初爲竇憲賞識，後稍疏遠，出爲長岑樂浪屬縣長。駟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後書卷八十二本傳

陳禪 字紀山，巴郡安漢人。通詩禮。安帝時，爲玄菟候城障尉候城在遼東。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爲遼東太守。禪於學行禮，爲道說義，以感化之。後書卷八十一本傳

宋漢 字仲和，京兆人。以經行著名。順帝永建元年爲度遼將軍。盛京通志卷三十

馬續 字季則，博觀羣籍，兼善九章算術。順帝永和元年，遷度遼將軍。盛京通志卷三十

公沙穆 字文父，北海膠東人，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桓帝永壽元年，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人歡心。後書卷一百十二下本傳

涼茂 字伯方，山陽昌邑人，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以處是非，曹操辟爲司空，轉爲樂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留之不遷。三國志卷十一本傳

國淵 字子尼，樂安人，師事鄭康成，篤學好古，與邴原

管寧等避難遼東。淵講學山中，士人多推崇之。魏志一本傳

邴原 字根矩，北海朱虛人。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黃巾

起，原將家屬入海，遂至遼東。原在遼一年，往歸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魏志卷十一本傳

管寧 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少與邴原相友，俱游學異

國，並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

遂與原及王烈等至遼東。與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

因山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旬月

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

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魏志卷十一本傳

王烈 字彥方，平原人。好學正直，與管寧邴原齊名。董

卓之亂，避地遼海，躬耕疏食，不改其樂，東域之人

奉之若君。使遼東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有信讓之

風。公孫度諮訪政事，屈之以官，烈居商賈以自穢，

乃止。後書卷一百十一本傳，魏志卷十一管寧傳

上述諸人，或爲士宦，或爲隱逸，皆能以其所學化及一

方。如邴原得遺錢繫樹，士人以爲神樹而愈繫之。管寧以

汲井鬪訟，多買器物，而士人相責。鄰牛暴其田，寧牽涼

處，牛主大慚，若犯嚴刑。王烈贈布與盜牛者，而盜牛者

改過遷善。所謂「韶樂九成，虞賓以和，人能有感，乃至於斯」也。王烈語

王景 字仲通，樂浪誦邯人。少學易，廣閱衆書，又好天

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光武永平十二年，以嘗修

浚儀，功業有成，賜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景以

爲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實於著龜，而衆

書錯繇，吉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家宅禁忌，

堪輿日相之屬，適于事用者，集爲大衍玄基。後書卷一

百六本傳

殷胤 遼東人，精天文。桓帝時，有黃星見楚宋之分，胤

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間，其鋒不可當。及

魏武破袁紹，冀州諸郡多舉城降。盛京通志卷四十

公孫瓚 字伯珪，遼西令支人，爲郡門下書佐，有姿儀，

大音聲，太守器之，以女妻焉。遣詣涿郡盧植讀經，

後復爲郡吏，遷幽州刺史，稱雄一隅。魏志卷八本傳

公孫度 字升濟，遼東襄平人。少時，玄菟太守公孫瓚愛

之，遣就師學，爲取妻，舉有道，擢遼東太守。每延

涼茂，國淵，邴原等講學，士子爭附之。魏志卷八本傳

及涼茂等傳

以上諸人，或籍隸樂浪，或籍隸遼東遼西，皆以篤學

起家，其先祖之爲漢人，抑爲外族，雖不可考。王景係西漢王仲之八世孫，東漢王闓之子。要皆受內地影響者也。漢書藝文志，

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東曉令延年賦七篇，師古曰「東曉，縣名，曉音移」初屬臨屯後改樂浪，昭明子鈞種生魚鼈八卷昭明屬樂浪，蘇某或係漢人，至東曉令，昭明子大抵皆東人也。

軻比能 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

擬則中國，建立旌麾，以鼓節爲進退。魏志卷三十本傳

按比能與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柔保我於天子。……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尙知美水草，况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不識文字」，「不知禮義」，蓋爲胡夷一般之真情，史稱比能「頗學文字」，亦以漢人之教耳。

此所舉雖僅一條，然亦可知塞外鮮卑自是亦通中國文字，實開後日五胡洞達中國文學之先聲也。

二 考古方面

文獻方面，關於東北文化之紀載，片鱗隻爪，語焉不詳。自日人從地下發掘（尤其在朝鮮西北，遼東半島），揭

開光明之一頁，於是世人始知千數百年前東北之文化矣。而其文化完全爲漢式，由金，石，土，玉，木，漆等器可以看出。

（一）金 發掘所得，種類頗多，如銅鐵刀劍，印，五銖大泉五十，貨泉，小泉直一等物，而其最要者則爲民國九年（大正九年）十月中旬，在平壤大同江對岸船橋里車站附近發現之孝文廟銅鐘，及二三十年來發掘之銅鏡。

（甲）銅鐘 上鐫十九字，其文曰：

孝文廟銅鐘容十升，

重卅七斤，

永光三年六月造。

鍾酒器，端方陶齋吉金錄有漢一石鍾，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謂「古貯酒大器。自鍾而注於尊，自尊而勺於罍，後因稱酒卮曰鍾。」此既爲孝文廟物，則知樂浪必有孝文廟矣。

漢志，遼西郡且慮有高廟而未云有孝文廟。檢史記孝文紀：「景帝元年，詔郡國諸侯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孝文廟之立至早始自景帝，然樂浪郡之置，始于武帝時，則廟必立于武帝以後也。永光爲元帝年號，三年當西紀前四十一年，去郡之開已六十七年。或孝廟先立而鍾後鑄，抑廟與鍾爲同時之物，均不可知。漢書元帝紀又謂「永光

四年冬十月乙丑，罷祖宗廟在郡國者」，則此鍾之鑄，在罷廟之前一年，廟廢而鐘棄，千餘年後復現于人間，亦可珍矣。夫樂浪為邊郡，政府不以其邊郡而設施異於內地，由此一例可以想見也。

(乙)鏡 三十年來，日人在東北發掘，得鏡至二百數十面之多，以朝鮮平安道及黃海道為最。東洋學報第十四卷第三號有梅原末治北朝鮮發現之古鏡，又第十五卷第一號有再論北朝鮮發見之古鏡。斷定均為兩漢及魏晉之物。歸納得下列十數種：

- 1 內行花紋鏡 異式內行花紋鏡
- 2 異式方格丁字鏡
- 3 細線式四神鏡 細線式鳥紋鏡 細線式禽獸紋鏡
- 4 四乳雙禽鏡 細線式諸鏡 細線式獸帶鏡
- 5 百乳墨雲鏡
- 6 光明式銘帶鏡
- 7 夔鳳鏡 絲卷形飛禽鏡
- 8 盤龍鏡
- 9 鳳凰紋鏡
- 10 畫象鏡

- 11 半肉刻神獸鏡
- 12 半肉刻獸鏡
- 13 半圓方形帶獸鏡 帶異形鏡
- 14 方格規矩四神鏡
- 15 異體字銘內行花紋式鏡
- 16 鉄鏡

由銘文可考見當日之思想風俗，由花紋可以考見當日藝術之發達。其地受漢化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二)石 民國二年(大正二年)今西龍在朝鮮平安南道龍岡郡海雲面龍井里雲坪洞發現一碑，高四尺三寸七分，廣三尺六寸，厚四寸，花崗石製。文字剝蝕，不可讀。

關野貞朝鮮古跡調查特別報告第四冊樂浪郡時代之遺跡上冊。朝鮮金石總覽上冊。

- 元圃回年四月戊午粘蟬長圍
- 建丞屬國會□圍□
- 神祠刻石辭曰
- 平山君德配代嵩威如□□
- 佑粘蟬興甘風雨惠閭土田
- 百□姓壽考五穀豐成盜賊不起
- 圍臧出入吉利咸受神光

按粘蟬，漢志作黏蟬，續志作占蟬，屬樂浪郡。關於年號，內藤虎次郎，小田，關野貞諸人以次不一其說：有謂章帝元和二年者，有謂安帝永初二年者，有謂靈帝光和元年者，有謂光和二年者。大致元和二年之說較當。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二月甲寅詔曰，『今山川鬼神應典祀者，尙未咸秩，其議增修羣祀，以祈豐年。』」，語意與碑文相合。舊稱東北石刻以毋丘儉征高句麗，好太王二碑最古，今此碑尙早數百年，考據家當奉爲瓊寶也。

(三)土

(甲)封泥 漢代往來公文書牘，多用竹簡木簡。以麻繩束之，加封黏土，然後印以圖章，防人竊窺。往年斯坦因在新疆所獲與柯智洛夫在外蒙古所得，體式大都相同，日人在東北所得，有：

- 1 「樂浪太守章」
- 2 「朝鮮右尉」
- 3 「誦邯長印」
- 4 「粘禪長印」
- 5 「長岑長印」

以上五物皆由大同江南岸土城里所獲，不僅藉此可以考見各地之古址，並可證明漢代郡縣之官制。按樂浪爲郡名，

以下皆屬縣，而朝鮮爲樂浪郡之治所，可見楊守敬朝鮮縣在大同江南岸說之有據，而那珂白鳥諸氏謂北岸之無稽。後漢書百官志，每置太守一人，二千石，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又云武帝於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又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而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云云。

(乙)博 明治四十四年，日人關野貞在朝鮮黃海道鳳山郡沙里院附近發掘一博墓，發現帶方太守張撫夷

博，載在朝鮮古蹟圖譜第一冊，大正以來，黃海道屢有發現。梅原末治集而爲朝鮮北部出土紀年集博紀錄一文支。那學第七卷第一期，可補陸心源千甓亭古博圖釋之缺。

- 1 「光和五年韓氏造口」
- 2 「興平二載口月貫氏造圖」
- 3 「嘉平二年二月五日起(側面) (戶上口)」
- 4 「嘉平二年王氏博」
- 5 「景元元年七月廿三日」
- 6 「泰始四年三月日口造」
- 7 「泰始七年口月口」
- 8 「泰始七年四月(小口)」

- 9 「秦始十年杜奴材（側面）晉故（小口）」
- 10 「秦始十年七月廿二日造」
- 11 「秦始十一年八月」「別有八月吳氏造博」，疑非一物。
- 12 「咸寧元年三月造」（側面）五官豕作（小口）」
- 13 「咸寧元年三月十四日起造」
- 14 「咸寧元年三月六日己丑造」
- 15 「太康元年三月六日」
- 16 「太康元年三月八日王氏造」
- 17 「太康三年吳氏造（側面）七月吳氏（小口）」
- 18 「太康四年三月廿七日」
- 19 「太康四年三月昭明王長造」
- 20 「太康七年三月癸丑作」
- 21 「君以太康九年二月卒」
- 22 「大歲在戊漁陽張撫夷博」
- 23 「大歲在申漁陽張撫夷博」
- 24 「使君帶方太守張撫夷博」（端銘）天生小人供養
君子千人造博以葬父母既好且堅典竟記之（側面二
行）」
- 25 「哀哉夫人奄背百姓子民憂感夙夜不寧永側玄宮痛
割人情（側面二行）張吏君（端銘）」

- 26 「元康三年三月十六日韓氏」
- 27 「元康五年八月十八日乙酉造」
- 28 「建始元年韓氏造博」
- 29 「太興二年」
- 03 「永嘉」
- 31 「泰寧五年三月造」
- 32 「建興四年會景」
- 33 「咸和十年大歲乙未孫氏造」
- 34 「建元三年大歲在己八月孫造」
- 35 「建武九年三月三日王氏造（側面）奉車（小口）」
- 36 「建武十六年大歲」
- 37 「永和八年二月四日韓氏造博」
- 38 「永和九年三月十日遼東韓玄菟太守領修利造」
- 93 「元興三年三月」

其中最可注意者厥有三事：（一）昭明，帶方，前人聚訟紛紜，不一其說。自從黃海道鳳山郡文井面掘出帶方太守張撫夷博後，推定同郡跨於西鍾文井兩面之古唐城爲帶方郡治遺址，今鳳山郡亦即帶方縣。近年黃海道信川郡北部面西湖里發現「太康四年三月昭明王長造」博銘，則昭明舊址亦因此了然矣。（二）博銘之韓，貫，王，吳，張，孫

均為漢姓，可見當日漢人殖民之盛況。(三)晉愍帝建興元年(西紀三一三)，樂浪帶方二郡已亡于高句麗，越百年之久，而當地人民仍奉中國正朔，而不紀高句麗年號(東晉安帝元興三年當高麗廣開土王(或作好太王，自稱永樂大王)永樂十三年)。可見中國文化與政治之潛勢力，深入民間之久也。

(丙)瓦 土城里發現若干煉瓦，有花紋者較有銘文者多。有銘文者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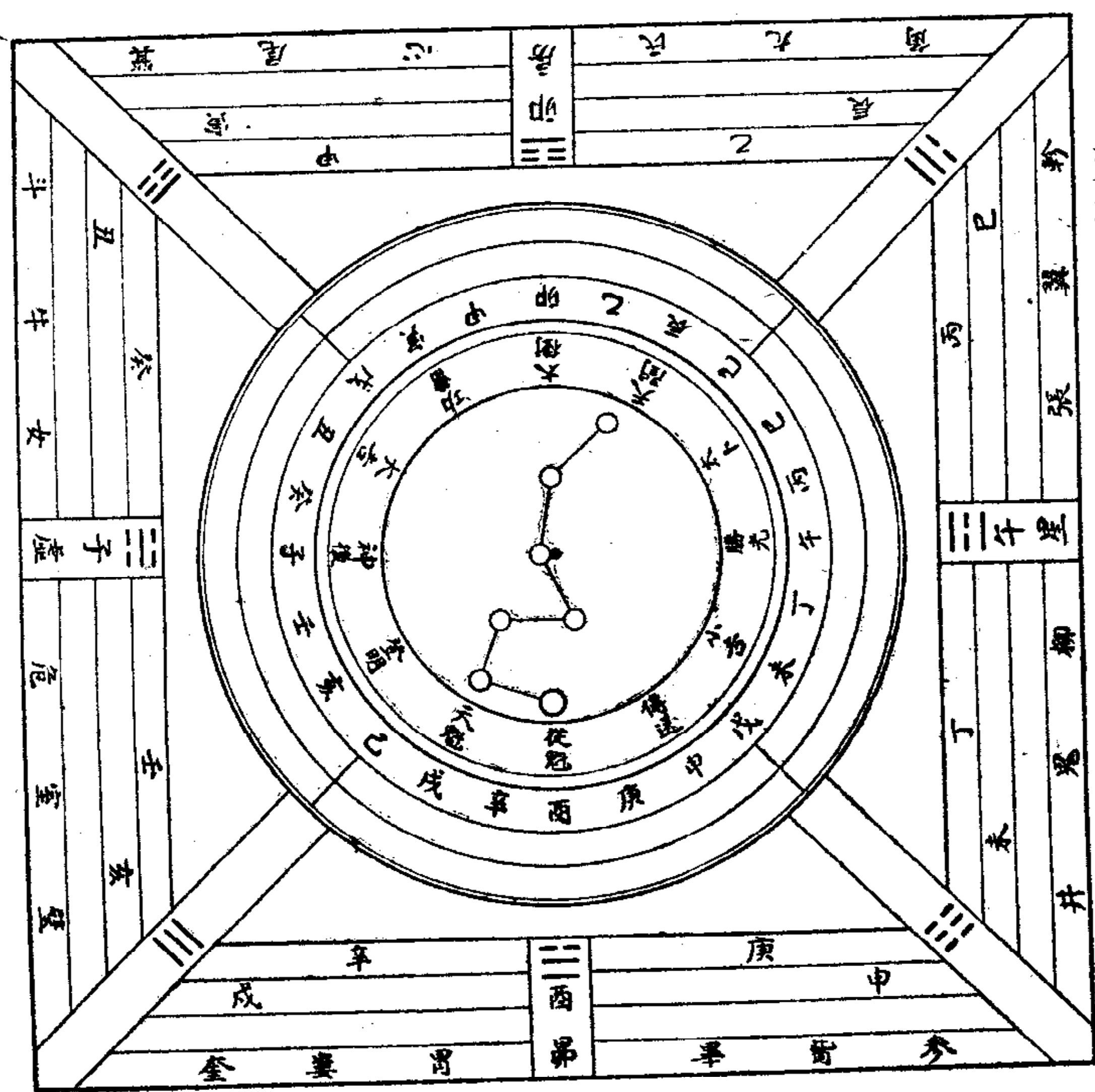
- 1 「千秋萬歲」
- 2 「萬歲」
- 3 「樂浪禮官」
- 4 「樂浪富貴」
- 5 「大晉元康」

其質細，花紋亦佳，由此可以考見當日陶冶業之發達及人民之習俗。

(四)木 從朝鮮黃海平安兩道與遼東半島發掘之棺槨，固能考見兩漢之葬制，而其最可注意者厥為木製「占天地盤」。此是一圓一方木片合成，圓片上畫十干十二支，中心畫北斗，正中有孔，為中軸。方片上畫八卦，廿八宿，十干，十二支，圓片合在方片上面可以轉動，殆即史記日者傳所謂之「旋式」。案隱曰，「式之形，上圓以象天，下

方以法地，旋轉占卜，故名旋式」。又龜策傳有「連式」，亦占卜之器，大致與此同。漢書王莽傳，「時莽紺袍服，帶鵲鞞，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棊於前，(師古曰，棊所以占時日，天文郎今之用棊者也。)日時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所謂棊或即「旋式」，蓋有道家思想存焉。今由朝鮮平安南道發現此物，更足表示漢代人之思想深入其地也。

占天地盤圖見樂浪一二頁



(五)漆 斯坦因在樓蘭發現過漢代漆器殘片，柯智洛夫在外蒙古發現「建平五年」漆器，均莫若朝鮮發現之完整。

昭和九年七月東方學報第五冊頁二〇七至二二二載有

梅原末治漢代漆器紀年銘文集錄，今擇其關於東北者錄出

如次：

- 1 前漢昭帝始元二年漆耳杯(85.B.C.)(其一)
- 2 始元二年漆耳杯(其二)
- 3 始元二年漆耳杯(其三)
- 4 漆耳杯殘器
- 5 元帝永光元年漆耳杯(43.B.C.)
- 6 永光元年漆器片
- 7 成帝河平三年夾紵漆盤片(26.B.C.)
- 8 昭帝陽朔二年金銅釦漆扁壺(23.B.C.)
- 9 永始元年漆槃(16.B.C.)(其一)
- 10 永始元年漆槃(其二)
- 11 綏和元年銅釦漆盒(8.B.C.)
- 12 平帝元始三年漆耳杯(3.A.D.)
- 13 元始四年漆盒蓋(4.B.C.)
- 14 元始四年漆器斷片
- 15 元始四年夾紵耳杯
- 16 夾紵漆槃殘缺(元始四年?)
- 17 居攝三年漆槃(8.A.D.)(其一)
- 18 居攝三年夾紵漆槃(其二)
- 19 居攝三三夾紵漆槃(其三)
- 20 居攝三年夾紵漆槃(其四)
- 21 居攝三年木心漆耳杯殘缺(其五)
- 22 王莽始建國元年漆槃(9.A.D.)
- 23 始建國五年漆耳杯(13.A.D.)
- 24 漆器破片(王莽時代?)
- 25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一年漆杯(45.A.D.)
- 26 建武二十八年漆杯(52.A.D.)
- 27 明帝永平十二年漆槃(69.A.D.)
- 28 永平十二年神仙龍虎畫象漆槃
- 29 永平十四年漆耳杯(71.A.D.)
- 31 漆器斷片(元始—建平?)
- 32 漆盤殘缺(建平?)
- 33 漆盤殘缺(永始?)
- 34 漆盤殘缺(建平?)
- 35 漆盤破片(元始四年?)

36 刻漆畫杯殘缺〔建平〕

37. 漆盤殘片

38 漆耳杯殘片

漆器之發現者以飲食器具居多，如杯二耳，槃，孟，

碗，匕勺。槃上銘文有「永平十二年」字樣，係東漢明帝

時物，繪西王母像，道教思想由此表現。居攝三年漆器銘

文曰：

居攝三年 蜀西工 造乘輿 棘 洎 畫 紵 黃釳

果槃 棘工廣 上工廣 銅釳黃塗工充 畫工廣 洎

工豐 清工平 造工宜 造護工卒史章 長良 守丞

巨 掾親 守令史嚴主

棘同琳，塗漆之謂，洎為彫之通用字，漆器上施以

彫畫也。紵者以苧布數層貼之也。黃釳為渡金之覆輪。物

名曰「果槃」。以下皆工師名，意即蜀工所製之御用器，

塗以漆，彫畫文彩，而口緣以金覆輪之果物槃也。按蜀工

官在漢代最有名，漢書貢禹傳，「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

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如淳曰，「地理志，河內

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工官主作銀器者也」。當

時漆器最講究，鹽鐵論，「一杯倦用百人力」，其精巧

可以想見。貢禹傳又謂，「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

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饉者是也」，則當日奢糜之狀已盡情寫出焉。

以上所述，不過略舉東北文化最明顯之數例，至其風俗，思想，藝術亦可藉以考見矣。

參考書

一 關野貞朝鮮古蹟調查特別報告第四冊樂浪時代之

遺蹟 本書共三冊，圖版二冊本文一冊

二 原田淑人樂浪

三 濱田耕作原田淑人牧羊城

四 河島八木森修南山裡

五 八木森修營城子

六 劉承幹海東金石苑補遺稭蟬神祠碑文與總覽等文有出入

七 支那學第七卷第一期梅原末治朝鮮北部出土紀年

博集錄

八 朝鮮金石總覽上冊所載神祠碑文與他書略異，或書出較早之故。

九 地學雜誌十八年一期祁蘊璞譯樂浪郡之遺蹟

十 北大國學月刊一卷一號馬衡原田淑人關於朝鮮樂

浪古墓發掘之通信 容庚譯樂浪遺跡出土之漆器

銘文。容庚樂浪遺器銘文攷

十一 東洋學報第十四卷第三號梅原末治北朝鮮發現

之古鏡第十五卷第一號再論北朝鮮發現之古鏡

十二 東方學報第五冊梅原末治漢代漆器紀年銘文集

錄

兩唐書地理志互勘

(河東道)

河北道

山南道

史念海

河東道

河中府舊志十一縣河中府河東郡赤新志十三縣

河東 河西 臨晉 解 猗氏 虞鄉 永樂 寶鼎 龍門 萬泉

右兩志同者十縣。

聞喜新志屬絳州，絳郡。

右舊志多者一縣。

案：天寶之時，河中府領縣八，而元和時則領縣十

一，舊志所載，乃元和之制度非天寶之縣名也。天寶

諸縣中，當無河西(即朝邑)，萬泉，龍門(?)三縣。

安邑舊志屬陝絳州，元和三年改隸。襄陵舊志屬州，太和元年改隸。稷

山舊志屬絳州，唐末改隸。

右新志多者三縣。

絳州舊志五縣絳州絳郡新志七縣

曲沃 絳 垣

右兩志同者三縣。

稷山新志屬河中府，唐末改隸。襄陵新志屬河中府，太初元年改隸

右舊志多者二縣

正平 太平 翼城 聞喜舊志屬河中府。

右新志多者四縣。

晉州舊志八縣晉州平陽郡望新志八縣

臨汾 洪洞 神山 岳陽 霍邑 趙城 汾西 冀氏

右兩志同者八縣。

案：晉州天寶之時領縣凡九，八縣者，元和之制也。

天寶諸縣，除上述八縣外，他一縣無考。

隰州下舊志六縣隰州大寧郡下新志六縣

隰川 蒲 大寧 永和 石樓 溫泉

右兩志同者六縣。

汾州上舊志五縣汾州西河郡望新志五縣

西河 孝義 介休 平遙 靈石

右兩志同者五縣。

慈州上舊志五縣慈州文城郡下新志五縣

吉昌 文縣 昌寧 呂香 作城。

右兩志同者五縣。

潞州大都督府舊志十縣潞州上黨郡大都督府新志十縣

上黨 長子 長留 潞城 襄垣 黎城 涉 銅鞮 武鄉

右兩志同者九縣，

壺關

右新志多者一縣。案：舊志潞州領縣十，實得九縣，

似遺其一。然上黨縣下云：「漢壺關縣，隋分置上

黨，州所治。壺關，武德四年分上黨置。……」是上

黨壺關舊志並載，特傳鈔譌誤，致兩縣合一，使人迷

離耳。

澤州上舊志六縣澤州高平郡上新志六縣

晉城 端氏 陵川 陽城 沁水 高平

右兩志同者六縣。

沁州下舊志三縣沁州陽城郡下新志三縣

沁源 和川 綿上

右兩志同者三縣 案：舊志沁州綿上縣誤繫於和川縣

下，應空一格，方合體例。

遼州舊志四縣遼州樂平郡下新志四縣

遼山 榆社 和順 平城

右兩志同者四縣。

北平太原府舊志十三縣太原府太原郡新志十三縣

太原 晉陽 太谷 文水 榆次 孟 清源 交城 陽曲

壽陽 廣陽 樂平 祁

右兩志同者十三縣。

代州中都督府舊志五縣代州雁門郡中都督府新志五縣

雁門 五臺 繁峙 崞 唐林

右兩志同者五縣。

蔚州舊志三縣蔚州興唐郡下新志三縣

靈邱 飛狐 興唐

右兩志同者三縣。

忻州舊志二縣忻州定襄郡下新志二縣

秀容 定襄

右兩志同者二縣。

嵐州下舊志四縣嵐州樓煩郡下新志四縣

宜芳 靜樂 合河 嵐谷

右兩志同者四縣。

憲州下舊志三縣憲州下新志三縣

樓煩 玄池 天池

右兩志同者三縣。

石州舊志五縣石州昌化郡下新志五縣

離石 平夷 定胡 臨泉 方山

右兩志同者五縣。

朔州舊志二縣朔州馬邑郡下新志二縣

善陽 馬邑

右兩志同者二縣。

雲州舊志一縣雲州雲中郡下新志一縣

雲中。

右兩志同者一縣。

單于都護府舊志一縣(新志屬關內道)

金河。

右兩志同者一縣。

武州舊志無，新志一縣。

文德

右新志一縣。

新州舊志無，新志四縣。

永興 礬山 龍門 懷安

右新志四縣。

河北道

懷州雄舊志五縣懷州河內郡雄新志五縣

河內 武德 武陟 修武 獲嘉

右兩志同者五縣。

衛州望舊志五縣衛州汲郡望新志五縣

汲 新鄉 衛 共城 黎陽

右兩志同者五縣

相州舊志十一縣相州鄴郡望新志六縣

安陽 鄴 湯陰 林慮 堯城 臨漳

右兩志同者六縣

洹水新志屬魏州，天祐三年改隸。成安新志屬魏州，天祐三年改隸。

內黃新志屬魏州，天祐三年改隸。臨河新志屬魏州，天祐三年改隸。

右舊志多者四縣。案：舊志相州屬縣十一，實得十

縣，十一縣者，誤也。

魏州雄舊志十縣魏州魏郡大都督府雄新志十四縣

貴鄉 元城 魏 館陶 冠氏 莘 朝城 昌樂

右兩志同者八縣。

臨黃大曆七年并入澶州清豐縣。見唐會要。

右舊志多者一縣。

臨河 洹水 成安 內黃上四縣，舊志屬相州，天祐三年改隸。宗

城舊志屬貝州，天祐三年改隸。永濟屬大七年置，本屬貝州。天祐三年

改隸。

右新志多者六縣。

案：舊志魏州天寶時屬縣十縣，而志文實九，其一當誤遺。且臨黃一縣，見於魏州，又見澶州，雖為大曆七年改隸，究非定例；志文既載大曆七年臨黃改隸之事，何不言及同年所置永濟縣？明誤矣。

澶州舊志四縣澶州上新志四縣

頓丘 清豐 觀城 臨黃

右兩志同者四縣。

博州上新志六縣博州博平郡上新志六縣

聊城 博平 武水 清平 堂邑 高唐

右兩志同者六縣。

貝州舊志九縣貝州清河郡望新志八縣

清陽 清河 武城 臨清 經城 漳南 歷亭 夏津

右兩志同者八縣。

宗城新志屬魏州，天祐三年改隸。

右舊志多者一縣。

案：唐會要，「貝州大曆七年正月升望州。」

洛州望舊志六縣洛州廣平郡望新志六縣

永年 平恩 臨洛 鷄澤 肥鄉 曲周

右兩志同者六縣。

案：舊志：「洛州天寶領縣十……今領縣六。」志載

會昌時省清漳洺水二縣，他二時不可復考矣。清漳洺水既省於會昌之後，則所謂「今」者，當更後矣。

磁州舊志四縣惠州上新志四縣

滏陽 邯鄲 武安 昭義

右兩志同者四縣。案：新志，「天祐三年以磁慈聲

一，更名（惠州）。」

邢州上新志九縣邢州鉅鹿郡上新志八縣

龍岡 沙河 南和 鉅鹿 平鄉 任 堯山 內丘

右兩志同者八縣。案：舊志邢州屬縣凡九，誤也。志

文實得八縣，

趙州舊志九縣趙州趙郡望新志八縣

平棘 靈晉 昭慶 栢鄉 高邑 臨城 贊皇 元氏

右兩志通者八縣。案：舊志趙州屬縣九縣，亦誤增一

縣也。

鎮州舊志十一縣鎮州常山郡大都督府新志十一縣

真定 藁城 石邑 九門 靈壽 行唐 井陘 獲鹿 平

山 鼓城 欒城

右兩志同者十一縣。

案：舊志，「鎮州天寶領縣九，今領縣十一。」攷天

寶諸縣，原無鼓城樂城。鼓城初隸定州；樂城先屬趙州，大歷二年三年始先後來屬，不能混入天寶制中也。其事俱見新志文內。

冀州上舊志九縣冀州信都郡上新志九縣

信都 南宮 堂陽 棗強 武邑 衡水 阜城 蓀

右兩志同者八縣。案：舊志冀州屬縣九縣，誤也。

武強舊志屬深州，唐末改隸。

右新志多者一縣。

深州舊志四縣深州饒陽郡上新志七縣

陸澤 饒陽 束鹿 下博 安平 博野 樂壽

右兩志同者七縣。

武強新志屬冀州，唐末改隸。

右舊志多者一縣。案：舊志深州屬縣凡八，志文言天

寶領縣四者，誤也。

滄州上舊志十一縣滄州景城郡上新志七縣

清池 鹽山 長蘆 樂陵 饒安 無棣 乾符

右兩志同者七縣。

南皮臨津上二縣，新志屬景州。

右舊志多者二縣。案：舊志滄州屬縣十一，覈實僅得

九縣，志文誤矣。

景州舊志三縣景州上新志四縣

弓高 東光

右兩志同者二縣。

安陵新志屬德州。安陵本德州縣，景福初，一度屬景州，尋復故。

右舊志多者一縣。

臨津 南皮上二縣，舊志，屬滄州。

右新志多者二縣。

德州舊志七縣德州平原郡上新志六縣

安德 平原 長河 將陵 平昌

右兩志同者五縣

安陵舊志屬景州，景福初一度改隸，尋復故。

右新志多者一城。案：舊志德州屬縣七，而實得五

縣，七縣者誤也。

定州上舊志十一縣祁州中舊志二縣定州博陵郡上新志十縣

安喜 義豐 北平 望都 曲陽 涇邑 唐 新樂 無極

深澤

右兩志同者十縣。

安險

右舊志多者一縣。

案：舊志：定州，舊領縣十一。然覈實縣數，僅得七

縣，不足凡二。祁州下又云：景福二年，定州節度使王處存奏請於本部無極縣置祁州。統縣二，無極之外，又有深澤焉。是定州所領十一縣，乃天寶之制，及景福時別立祁州，劃出二縣，前者尚依天寶冊籍，後者又因景福新制，故易使人迷離。其後又省祁州入定州，故新志不載。今為便利計，姑並錄之。

易州中舊志六縣易州上谷郡上新志六縣

容城 遂城 涑水 蒲縣新志作滿城。五迴新志作五回。

右兩志同者六縣。

案：舊志：「易州天寶領縣八，今領縣六」。而志文所載縣名，亦僅六縣。考天寶之時，尚有樓亭板城二縣，天寶後即廢省，故後世僅得其六。

瀛州上舊志五縣瀛州河間郡上新志五縣

河間 高陽 平舒 東城新志作東縣 景城

右兩志同者五縣。

莫州上舊志六縣英州文安郡上新志六縣

清苑 文安 任丘 長豐 唐興

右兩志同者六縣。

幽州大都督府舊志九縣幽州范陽郡大都督府新志九縣

薊 幽都 廣平 灤 武清 永清 安次 良鄉 昌平

右兩志同者九縣。

涿州舊志五縣涿州上新志五縣

范陽 新昌 歸義 固安 新縣

右兩志同者五縣。

案：唐會要，「大曆五年十一月升上州。」

薊州舊志三縣薊州漁陽郡下新志三縣

漁陽 三河 玉田

右兩志同者三縣。

檀州舊志二縣檀州密雲郡新志二縣

密雲 燕樂

右兩志同者二縣。

媯州舊志一縣媯州媯川郡上新志一縣

懷戎

右兩志同者一縣。案：舊志懷戎縣下又有「媯州」二字，上下各空一格，似同諸縣，實乃衍文。媯州升上州，事在貞元七年五月七日。見唐會要。

平州舊志三縣平州北平郡下新志三縣

盧龍 石城 馬城

右兩志同者三縣。

順州下（新志作順州順義郡。縣一：資義。）歸順州（新志作歸順州歸

化郡。縣一：懷柔。

右二州乃隸於幽州都督府之羈縻州，其初本屬營州，李盡忠亂後，乃改隸。

營州上都督府舊志一縣營州柳城郡上都督府新志一縣

柳城

右兩志同者一縣。

燕州縣一：遼西。此州新志不載。，濱海沃州新志亦不載。，

威州縣一：威化。，慎州縣一：逢龍。，玄州縣一：靜善。，

崇州縣一：昌黎。，夷賓州縣一：來蘇。，師州縣一：日陽

師。鮮州縣一：賓從。，帶州縣一：孤竹。，黎州縣一：新黎。，

沃州縣一：濱海。，歸義州縣一：歸義。新志作歸義

州歸德郡。瑞州縣一：來遠；來遠，新志作來遠。，信州縣

一：黃龍。

青山州縣一：青山。，凜州，昌州縣一：龍

山。順化州縣一：懷遠。自順化州以下，舊志皆不載。，奉

誠都督府領州五：弱水州，祁黎州，洛瓊州，太魯州，渴野州。，

松漠都督府領州八：峭落州，無逢州，羽陵州，白連州，徒何州，萬

丹州，正黎州，赤山州。

渤海都督府，安靜都督府。

右諸羈縻州，初屬營州都督府，及李盡忠陷營州，乃皆內徙，後復還故地，神龍二年改隸幽州都督府。

安東都護府舊志安東上都護府新志

新城州都督府，遼城州都督府，哥勿州都督府，建安州都

督府，南蘇州，蓋牟州，木底州，代那州，倉巖州，磨米

州，積利州，黎山州，延津州，安市州以上諸州新舊兩志皆

載之。

衛樂州都督府，舍利州都督府，居素州都督府，越

喜州都督府，去旦州都督府，諸北州，識利州，拂涅州，

拜漢州以上諸州舊志不載，僅新志載之。

右諸羈縻州隸於安東都護府。

孟州望舊志屬河南道，新志五縣。

河陽 汜水 河陰 濟原 温

右兩志同者五縣。

山南道

山南西道

梁州興元府舊志六縣興元府漢中郡亦新志五縣

南鄭 褒城 城固 西 三泉

右兩志同者五縣。

金牛寶歷元年省入西縣，故新志不載。

右舊志多者一縣。

鳳州下舊志四縣鳳州河池郡下新志三縣

梁泉 兩當 河池

右兩志同者三縣。

黃花寶曆元年省入梁泉，故新志不載。

右舊志多者一縣。

興州下舊志三縣興州順政郡下新志二縣

順政 長舉

右兩志同者二縣。

鳴水長慶元年省入長舉，故新志不載。

右舊志多者一縣。

利州下舊志六縣利州益昌郡下都督府新志六縣

綿谷 胤山 嘉川 葭萌 益昌 景谷

右兩志同者六縣。

案：利州升都督府，事在大曆十四年十一月七日。見

唐會要。

通州上舊志八縣通州通川郡上新志九縣

通川 永穆 三岡 石鼓 東鄉 宣漢 新寧 巴渠

右兩志同者八縣。

闡英此縣置於天寶九載，未知舊志何以不載。

右新志多者一縣。

洋州下舊志五縣洋州洋川郡新志四縣

西鄉 黃金 興道 眞符

右兩志同者四縣。

洋源寶曆元年省入西鄉，故新志不載。

右舊志多者一縣。

案：唐會要，「洋州永泰元年二月升上州，興元元年

十一月七日升雄州。」

合州下舊志六縣新志屬劍南道

石鏡 新明 漢初 赤水 巴川 銅梁

右兩志同者六縣。

集州下舊志二縣集州符陽郡下新志三縣

難江

右兩志同者一縣。

符陽新志屬壁州，永泰元年改隸。地平永泰元年省入大牟，故新志不

載。

右舊志多者二縣。案：舊志集州天寶時領縣二，然天

寶時集州實領三縣，志所載縣名亦不誤，二縣者譌也。

大牟舊志屬巴州，永泰元年改隸。嘉川嘉川一縣，新志凡二見，一在利

州，一在集州，然嘉川實以永泰元年改隸集州，不應再見於利州。新志亦

誤載矣。

右新志多者二縣。

巴州中舊志十縣巴州清化郡中新志九縣

化城 盤道 清化 曾口 歸仁 始寧 奇章新志作其章。

恩陽 七盤

右兩志同者九縣。

大牟新志屬集州，永泰元年改隸。

右舊志多者一縣。

蓬州下舊志七縣蓬州蓬山郡下新志七縣

良山大寅新志作蓬池，廣德元年更名，後一度廢省，開成元年復置。

儀隴 伏虞 宕渠 咸安新志作蓬山，至德二載更名。

右兩志同者六縣。

大竹至德二年割屬潯山郡，寶歷元年省入潯水，故新志不載。

右舊志多者一縣。案：舊志以大竹附於咸安下，乃傳

鈔之誤，當非原書之譌。或不察志文，而斥所言「天

寶縣七」為縣六之誤，殊屬非是。

朗池舊志屬果州，寶歷元年改隸，寶曆元年省，開成二年復置。

右新志多者一縣。

壁州下舊志四縣壁州始寧郡下新志五縣

諾水新志作通江，天寶元年更名。廣納 白石 巴東新志作東巴。

右兩志同者五縣。

符陽舊志屬集州，永泰元年改隸。

右新志多者一縣。

商州舊志六縣新志屬關內道

上洛 豐陽 洛南 商洛 上津 安業新志曰乾元，乾元元年更名。

右兩志同者六縣。

金州舊志六縣新志屬山南東道

西城 洵陽 涇陽 石泉 漢陰 平利

右兩志同者六縣。

開州舊志三縣開州盛山郡下新志三縣

盛山 新浦 萬歲

右兩志同者三縣。

渠州下舊志四縣渠州潯山郡下新志三縣

流江 潯山 渠江

右兩志同者三縣。

潯水寶歷元年省入潯山，故新志不載。

右舊志多者一縣。

渝州舊志四縣新志屬劍南道

巴 萬壽 江津 南平

右兩志同者四縣，

成州同谷郡下舊志屬隴右道，新志三縣。

同谷 上祿

右兩志同者二縣。

漢源舊志無

右新志多者一縣。

案：元和郡縣志，「(成州)本屬隴右道，貞元五年節

度使嚴震奏割屬山南道。」

文州陰平郡下舊志屬劍南道，新志一縣。

曲水

右兩志同者一縣。

扶州同昌郡舊志屬劍南道，新志四縣。

同昌 帖夷 萬全 鉗川

右兩志同者四縣。

宋史地理志考異

廣南西路

「靜江府：大觀元年爲大督都府。」

「大督都府」，九域志九作「下督都府」。

「縣十，：南渡後無永寧縣。」

按：輿地廣記三六，輿地記勝一〇三皆有陽朔縣無

永寧縣，志則無陽朔縣。

「容州：寧遠軍節度。」

九域志九，「容州，唐經略防禦，皇朝開寶二年升

寧遠軍節度。」輿地廣記三六，「容州，五代爲南

漢所有，升爲寧遠軍節度。」

閩州閩中郡上舊志屬劍南道，新志九縣。

閩中 晉安 南部 蒼溪 西水 奉國 新井 新政 岐坪

右兩志同者九縣。

果州南充郡中舊志屬劍南道，新志五縣。

南充 相如 流溪 西充 岳池

右兩志同者五縣。

案：新書方鎮表，「興元元年山南西道節度使增領果

閩兩州。」趙紹祖曰，「(閩，果)割屬或在斯時。」

(見新舊唐書互證)

蕭崇岐

「開寶五年廢欣道渭龍陵城三縣。」

太平寰宇記一六七云，廢欣道渭龍入普寧，陵城入

北流。

「縣三，普寧，上，開寶五年廢繡州，以棠林：三縣並入

焉。」

「棠林」，諸書皆作「常林」，又繡州一名常林郡，

志作「棠林」，誤也。

「陸川，中，開寶五年廢順州，省龍豪：龍水四縣入焉。」

「龍豪」，通考三二三作「龍淳」，餘書與志同。

「龍水」，諸書皆作「龍化」。

「北流，中，開寶五年廢高州，以義石，扶萊，羅辨，陵城四縣地入焉。」

按「高州」之「高」字爲衍文。高州四縣，通考三二三作義石，溫水，陸川，扶桑。

「邕州，……永寧郡。」

「永寧」，太平寰宇記一六六作「朗寧」。輿地廣記三六，「朗寧郡」，……皇朝曰永寧郡，蓋大中祥符時避諱所改者。

「開寶五年廢朗寧封陵思龍三縣。」

太平寰宇記一六六云，廢朗寧入宣化，封陵入武緣，思龍入如和。「開寶五年」，輿地紀勝一〇六作「六年」。

「縣二，宣化，下，景祐二年廢如化縣入焉。」

「二年」，九域志九作「三年」。「如化」，諸書皆作「如和」。

「武緣，下，景祐二年廢樂昌縣入焉。」

「二年」，九域志九，輿地廣記三六皆作「三年」。九域志九，「開寶五年改晉興縣爲樂昌」。「樂昌」，輿地紀勝一〇六作「昌樂」，餘書與志同。

「金場」，鎮乃。」

「鎮」，九域志九作「慎」。

「羈糜州四十四，……思誠州。」

「思」，九域志九作「恩」。

「安平州」

續通鑑長編一六六，皇祐元年四月壬申，「改邕州管內溪峒波州爲安平州。」

「勤州」

九域志九，「勤」作「勒」。

「融州」：清遠軍節度。本軍事州，大觀……三年……賜軍額。」

「大觀」，輿地廣記三六作「政和」。

「縣一，融水，中。……熙寧七年廢武功……縣來隸。」

「武功」，諸書皆作「武陽」。

「南渡後增縣一，懷遠，下。紹興四年，……廢爲砦，……十四年復爲縣。」

「十四年」，輿地紀勝一〇五作「五年」。

「象州，……景德四年升防禦。」

「景德」，輿地紀勝一〇五作「景祐」。

「縣四……來賓，中下，舊隸嚴州；州廢，來屬。開寶七年又以廢嚴州之歸化入焉。」

九域志九，『開寶七年廢嚴州』。輿地廣記三六『唐

……立嚴州，又置歸化縣，皇朝開寶七年州廢，省

歸化入來賓。』

『武化，下，熙寧七年廢武化縣入來賓，元祐元年復。』

『七年』，續通鑑長編及輿地紀勝均作『四年』。

『昭州，……開寶五年廢永平縣。』

太平寰宇記一六三云，廢永平入平樂。

『縣四：立山，中，熙寧五年廢蒙州，以連區蒙山二縣入

焉。』

太平寰宇記一六三，『蒙州，蒙山郡，縣二，立

山，正義，東區』。輿地廣記三六，『皇朝太平

輿國中改正義曰蒙山，熙寧五年省東區蒙山入立

山』。『連區』，諸書皆作『東區』，志蓋誤矣。

『龍平，中，開寶五年廢富州，以縣來隸，……熙寧八年又

隸梧州，元豐八年復來隸。』

『元豐八年』，諸書皆作『元豐三年』。

『梧州……縣一，蒼梧，下，熙寧四年省戎城縣爲鎮入蒼

梧』。

九域志九，『開寶五年省孟陵，戎城二縣入蒼梧，

六年復置戎城。』太平寰宇記一六四，『孟陵縣，

開寶四年併入蒼梧。』

『藤州，下。……開寶三年廢寧風，感義，義昌三縣。』

『三年』，諸書均作『五年』。太平寰宇記一五八

云，『廢寧風，感義，義昌三縣入潭津。』

『縣二，……岑溪，下。熙寧四年廢南儀州爲縣隸州。』

太平寰宇記一六三，『義州，開寶四年廢入賓州，

六年復置。其三縣仍併爲一縣。太平輿國初改爲南

儀州。……連城永業二縣入岑溪。』

『興州，……開寶五年廢陽川武陵隨建大同四縣。』

輿地廣記三六，『……陽川……武陵，……隨建，……大

同，……皇朝開寶六年四縣皆廢入平南。』『開寶五

年』諸書皆作『六年』。

『縣一，平南，中，開寶五年以思明州之武郎來屬。嘉祐

二年廢武郎縣入焉。』

輿地廣記三六，『思唐州……開寶五年改曰思明。六

年州廢，省思和入武郎來屬。』

『潯州，……開寶五年廢皇化縣。』

輿地廣記三六，『……皇化縣……開寶五年省入桂平。』

『貴州，下，懷澤郡軍事。』

『軍事』，輿地紀勝一一一作『防禦』。

「縣一，鬱林，中下，隋鬱平縣，開寶四年改。」

「輿地廣記三六，『懷澤縣，…潮水縣，…義山縣，…皇朝開寶五年省三縣入鬱林。』

「慶遠府，…縣四，龍水，上，淳化五年以柳州洛曹來

隸。』

「五年」，諸書皆作「元年。」

「有懷遠思立二砦，後改宜山。」

「後」，輿地記勝一二二作「宣和元年。」

「思恩，下。熙寧八年自環州來隸，徙治帶溪砦。」

「輿地記勝一二二，『大觀二年以帶溪砦爲溪州，以

思恩縣隸焉。四年廢溪州。』

「南渡後增縣一，河池。」

「輿地記勝一二二，『河池縣本羈縻智州之地，治平

三年來隸，省富力縣入焉。大觀元年置庭州，以縣

爲懷德縣，隸焉。四年廢庭州。』

「賓州：開寶五年廢州琅琊石城二縣。」

「石城」，太平寰宇記一六五，輿地廣記三六皆作

「保城」，輿地紀勝一〇五作「寶城」。

「領縣三，…遷江，本邕州羈縻州，天禧四年置。」

「輿地紀勝一〇五，『思剛州，唐爲羈縻州，天禧四

年改遷江縣。』

「上林，中下，開寶五年自邕州來屬，廢澄州，正戈賀水無虞入焉。」

太平寰宇記一六五，「澄州，開寶六年併爲上林一

縣，屬邕州，當年復置。」九域志九，邕州條云，

「開寶五年廢澄州，以上林縣隸州。端拱三年以上

林縣隸賓州。」

「橫州，…開寶五年廢樂山從化二縣。」

「從化」，通考三三三作「淳風」，九域志九，

輿地紀勝一一三皆與志同，太平寰宇記一六六，

「開寶五年併淳風樂山嶺山三縣入重浦」。輿地廣

記三六，「從化縣本淳風，…正觀元年更名」。是

淳風在唐時已名從化，通考及寰宇記皆誤也。

「縣二，…永定，下，開寶六年廢鬱州，武靈羅竹二縣入焉。」

「鬱州」，輿地廣記三六作「鬱州」。武靈羅

竹」，諸書均作「武靈羅竹」。

「化州，…開寶中廢陵羅縣。」

太平寰宇記一六七，「廢陵羅龍化羅羅三縣入石龍」。

輿地廣記三六無羅羅廢入石龍之文。

『縣二，…吳川，下，本屬羅州。州廢，開寶五年來隸。』

通考三二三，『羅州，…領縣五，羅城，吳川，南

河，招義，零綠。開寶四年廢羅州，以其地併爲吳

川一縣入化州。』太平寰宇記一六七作四縣，無

羅城南河招義，而有廉江幹水。輿地廣記三六，『幹

水縣，…本石龍，唐改曰招義，又改曰幹水。』

『高州，…開寶五年廢良德縣。』

太平寰宇記一六一云廢良德保定二縣入電白。輿地

廣記三六，『保定』作『保寧』。

『縣三，…信宜，中下，…熙寧四年廢寶州，以…縣來隸。』

通考三二三，『…熙寧四年廢寶州，以其懷德，潭

峩，特亮併入信義。』太平寰宇記一六三，『懷德

潭峩特亮三縣，開寶中入信義。』

『茂名，下，開寶五年自潘州來隸。』

通考三二三，『潘州領縣三，茂名，南巴，潘水。

開寶五年廢潘州，以其地併入茂名。』

『欽州，…開寶五年廢遵化欽江內亭三縣。』

太平寰宇記一六七云，廢遵化欽江內亭三縣入靈山

縣。

『縣二，…安遠，…安京，景德中改今名。』

『景德中』，九域志九作『景德三年』。

『白州：開寶五年廢南昌建寧周羅三縣，政和元年廢州，

以其地隸鬱林。』

續通鑑長編一三，開寶五年四月廢白州。九域志九，

『白州，開寶五年廢，隸廉州，七年復置。』輿地

廣記三六，『開寶五年廢白州，省周羅建寧南昌三

縣入博白，屬廉州，七年復置。』

『鬱林州，…開寶中，廢鬱平興德二縣。』

九域志九，『開寶五年，廢鬱平興德二縣入興業。』

『縣二，南流，中下，舊隸牢州，州廢來隸。又以…黨州

客山懷義撫康善牢入焉。』

太平寰宇記一六五，『開寶七年併黨州之容山，懷

義，撫康，善勞四縣入南流。』輿地廣記三六，『

開寶七年廢黨牢二州。』

『廉州，…開寶五年廢封山蔡龍大廉三縣。』

太平寰宇記一六八云廢封山蔡龍大廉三縣入合浦。

『縣二，合浦，上，有二砦。』

九域志九，『太平興國八年省合浦縣入石康。咸平

元年復。』

『石康，下，本常樂州，宋併爲縣。』

輿地廣記三六，『石康縣，本常樂州，南漢立，及置博電零綠鹽場三縣。皇朝開寶五年廢州省縣，以其地置石康縣來屬。』

『南寧軍…縣三，宜倫。』

輿地紀勝一二五，『省富羅洛場二縣入宜倫』。

『萬安軍，…熙寧七年廢爲軍。』

『七年』，續通鑑長編二四八，在『六年十一月』，

輿地紀勝及輿地廣記作『六年』。

『吉陽軍，本朱崖軍，即崖州。』

清代地理沿革表 (續，山東省)

二 山東省

濟南府—順治初年仍，領州曰：泰安，武定，德，濱；縣

二十六：歷城，章丘，鄒平，淄川，長山，新城，齊河，

齊東，濟陽，禹城，臨邑，長清，肥城，青城，陵，

新泰，萊蕪，德平，平原，陽信，海豐，樂陵，商河，

利津，霑化，蒲臺。

雍正二年，泰安州升爲直隸州，新泰，萊蕪，長清三縣

往屬；武定州升爲直隸州，陽信海豐樂陵三縣往屬；濱

州升爲直隸州，利津，霑化，蒲臺三縣往屬；八年，平

九域志九，『唐振州，延德郡，開寶五年改崖州。』續通鑑長編一三，開寶五年六月戊子朔，『徙崖州於振州，遂廢振州。』

『紹興十八年廢軍爲寧遠縣，十三年復。後改名吉陽軍。』

輿地紀勝一二七引廣州志，『政和七年改朱崖軍

爲吉陽軍』。志於『紹興六年廢軍…十三年復』下

繼云，『後改名吉陽軍』，似吉陽更名乃在紹興十三

年以後者，年代相差，未免太甚矣。

趙泉澄

原，禹城，臨邑，陵四縣往屬高唐直隸州；十二年青

城，商河二縣往屬武定府；十三年泰安府之長清縣還府

屬；肥城縣往屬泰安府；高唐直隸州之平原禹城臨邑陵

四縣還府屬：領州一，縣十五。

光緒三十年，開濟南爲商埠：仍領州一，縣十五。

兗州府—順治初年仍，領州四：曹，濟寧，東平，沂；縣

二十三：滋陽，曲阜，寧陽，鄒，泗水，滕，嶧，金

鄉，魚台，單，城武，曹，定陶，嘉祥，鉅野，鄆城，

汶上，東阿，平陰，陽穀，壽張，郟城，費。

雍正二年，曹州升為直隸州，曹，定陶二縣往屬；濟寧州升為直隸州，鉅野嘉祥鄆城三縣往屬；沂州升為直隸

州，郟城，費二縣往屬。七年降濟寧直隸州為州，暨

所屬鄆城縣還府屬。八年東平州升為直隸州，東阿平陽

陽穀壽張四縣往屬。十三年鄆城，單，城武三縣往屬曹

州府；東平直隸州之陽穀，壽張二縣還府屬；曹州府之

嘉祥縣還府屬；領州一，縣十三。

乾隆三十九年濟寧州復升為直隸州，汶上，魚臺二縣往

屬，四十一年嘉祥縣往屬濟寧直隸州，四十五年金鄉縣

往屬濟寧直隸州，濟寧直隸州之汶上縣還府屬；領縣

十。

東昌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三：臨清，高唐，濮；縣十

五：聊城，堂邑，博平，茌平，清平，莘，冠，丘，

館陶，恩，夏津，武城，范，觀城，朝城。

雍正八年，高唐州升為直隸州；濮州升為直隸州，范，

觀城，朝城三縣往屬；十三年高唐直隸州降為州，還府

屬；領州二，縣十二。

乾隆三十九年臨清州升為直隸州，丘，夏津，武城三縣

往屬；領州一，縣九。

青州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一：莒；縣十三：益都，臨

淄，博興，高苑，樂安，壽光，昌樂，臨朐，安丘，諸

城，蒙陰，沂水，日照。

雍正八年，莒州升為直隸州，蒙陰，沂水，日照三縣往

屬；十二年析益都縣及濟南府之淄川縣，泰安府之萊縣

地，置博山縣，來屬；領縣十一。

登州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一：寧海；縣七：蓬萊，黃，

福山，棲霞，招遠，萊陽，文登。

雍正十二年，改成山衛為榮成縣，改大嵩衛為海陽縣，

來屬；領州一，縣九。

咸豐八年，登州府屬之之罘開為商埠；仍領州一，縣

九。

光緒二十四年，英國租登州府屬之威海衛；仍領州一，

縣九。

萊州府—順治初年仍，領州二：平度，膠；縣五：掖，

濰，昌邑，高密，即墨。

光緒二十四年，德租萊州府屬之膠州灣；二十五年膠海

關開為商埠；三十一年膠州升為直隸州，高密即墨二縣

往屬；領州一，縣三。

泰安州，泰安府—雍正二年濟南府之泰安州升為直隸州，

濟南府之新泰，萊蕪，長清三縣來屬；領縣三。十三

年，泰安直隸州升爲府，於所屬三縣外，增置泰安縣；

降東平直隸州爲州，暨所屬東阿平陰二縣來屬；又濟南

府之肥城縣來屬；長清縣往屬濟南府；領州一，縣六。

武定州，武定府——雍正二年濟南府之武定州升爲直隸州，

濟南府之陽信，海豐，樂陵三縣來屬；領縣三。十二年

武定直隸州升爲府，於所屬三縣外，增置惠民縣；降濱

州直隸州爲州，暨所屬利津，霑化，蒲臺三縣來屬；濟

南府之青城商河二縣來屬；領州一，縣九。

濱州——雍正二年，濟南府之濱州升爲直隸州，濟南府之利

津，霑化，蒲臺三縣來屬；領縣三。十二年，濱州直隸

州降爲州，暨所屬利津，霑化，蒲臺三縣，往屬武定

府。

曹州，曹州府——雍正二年兗州府之曹州升爲直隸州，兗州

府之曹，定陶二縣來屬；七年濟寧直隸州之嘉祥，鉅野

二縣來屬，領縣四。十三年曹州直隸州升爲府，於所屬

四縣外，設荷澤縣，降濮州直隸州爲州，暨所屬范，觀

城，朝城三縣來屬，又兗州府之鄆城，單，城武三縣來

屬，嘉祥縣往屬兗州府；領州一，縣十。

濟寧州——雍正二年，兗州府之濟寧州升爲直隸州，兗州府

之嘉祥，鉅野，鄆城三縣往屬；七年，濟寧直隸州降爲

州，暨所屬鄆城縣還屬兗州府，所屬嘉祥，鉅野二縣往屬曹州直隸州。

乾隆三十九年，兗州府之濟寧州復升爲直隸州，兗州府

之汶上，魚台二縣來屬；四十一年，兗州府之嘉祥縣來

屬；四十五年兗州府之金鄉縣來屬，汶上縣還屬兗州

府；領縣三。

沂州，沂州府——雍正二年兗州府之沂州升爲直隸州；兗州

府之郯城，費二縣來屬；領縣二。十二年，沂州直隸州

升爲府，於所屬二縣外，增置蘭山縣；降莒州直隸州爲

州，暨所屬沂水，蒙陰，日照三縣來屬；領州一，縣

六。

東平州——雍正八年，兗州府之東平州升爲直隸州，兗州

府之東阿，平陰，陽穀，壽張四縣來屬；領縣四。十三

年，東平直隸州降爲州，暨所屬東阿，平陰二縣往屬泰

安府，陽穀壽張二縣還屬兗州府。

高唐州——雍正八年東昌府之高唐州升爲直隸州，濟南府之

平原，禹城，臨邑，陵四縣來屬；領縣四。十三年，高

唐直隸州降爲州，還屬東昌府，所屬平原，禹城，臨

邑，陵四縣還屬濟南府。

濮州——雍正八年，東昌府之濮州升爲直隸州，東昌府之

范，觀城，朝城三縣來屬；領縣三。十三年，降濮州直

隸州爲州，暨所屬范，觀城，朝城三縣往屬曹州府。

莒州——雍正八年，青州府之莒州升爲直隸州，青州府之蒙

陰，沂水，日照三縣來屬；領縣三。十二年，莒州直隸

州降爲州，暨所屬蒙陰，沂水，日照三縣往屬沂州府。

臨青州——乾隆三十九年，東昌府之臨青州升爲直隸州，東

昌府之丘，夏津，武城三縣來屬；領縣三。

膠州——光緒三十一年，萊州府之膠州升爲直隸州，萊州府

之高密，即墨二縣來屬；領縣二。

大秦傳中所見之漢人思想

日本白鳥庫吉著 仇在廬譯

漢人自古所稱爲西域諸國之中，其自早爲西人所注意而又熱心研究之者，始莫如大秦國。此蓋以漢人所見，實位於世界之極西；又其文物昌明，貨財殷富；而又爲景教盛行之地；凡此皆足以誘西人之好奇心而促其研究也。然以漢魏時代史籍觀之，則關於此國之記載，方位，道程似皆錯雜；又其制度，風俗，物產等，亦感異樣，與西方任何國皆不能契合一致。于是關於此國之探索，遂成爲學者間之難題。秘密深鎖，不可猝破。自一八八五年夏德(H. Hirth)著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遂譯關於此國之史料，施以精細之考證，確定幾多之事實，而此難題始告解決，故其意見幾被信爲定論。以相距半世紀之今日觀之，依之以得確定之事項，亦仍不尠。如以Roman Orient名大秦國之大體論，尤爲莫能與爭之卓見。故此書所貢獻

于學界之功績，實可謂亘永劫而不泯。然自另一方面觀之，則漢文之逐釋，不能無謬誤，制度文物之解釋，不能無附會；地理之攷定，亦不能謂無牽強之處。要之此大秦國者，依然爲一難解之問題，並未由夏德之研究而盡冰釋。然則此問題果以何而艱困若此乎？以鄙見言之，蓋由于向來學者，目大秦傳中之紀事，悉爲漢人聞見之實錄，而未悟有漢人思想上湧出之虛談，攙雜其間之故。余熟玩此傳之結果，認爲其中實含有漢人實地聞見之事實，與編者案頭懸想之空談兩者，故余于此論文之外，別草「從大秦國傳所見之西域地理」一文，於考察大秦國地理之際，明示以今日之地理，校核漢魏時代中國人對於西域所懷想之地理，實爲必要。此方法亦得應用之於地理以外之他方面，故在本文，即專舉大秦傳中可目爲漢人虛想所成之事項，而

以其方法解釋之。此方法之果當與否，自不能不任之讀者之判斷。然區區之私，竊願讀者勿僅付之一笑，而加以嚴格之批判；庶此多年難問題之解決，得以前進一步也。

前漢時代，位于亞細亞之極西，而流行希臘文化之地方，漢人稱之曰犁軒，此已由夏德之研究而闡明。希臘文化之移植傳播，直迄于 Euphrates 河流域之 Mesopotamia, Chaldea 等地，此固為世人所熟知；然漢代中國人所稱之犁軒，其地域果包括此方面與否，則不明瞭。若以為此國範圍，直及于此，則史記大宛傳安息 (Parthia) 之西，僅舉條枝者何也？且自其下「北有奄蔡犁軒」觀之，則認 Mesopotamia 之地，不涵於犁軒一名之中，當屬不誤。果爾，則犁軒之名，自廣義言之，當指 Syria 與地中海沿岸之 Syria, Phönicia, Palestina, Egypt 等地；自狹義言之，則當僅指地中海沿岸之諸國。此不問其確當何者，要之犁軒之名，其始必非呼其全域之士稱，而實為其中位于交通之要路極殷富強大之地方或都市之名稱。及既流傳，漢人乃即推用及于其全境。故夏德以為接近 Arabia 灣頭，當東西交通之要樞，為 Syria 之門戶之 Petra 市，其俗語曰 Rekem；漢人聞之，乃以犁軒兩字譯出。然犁軒兩字之音為 Li-Kien (Lei-Kian) 與 Sekeu 之名，聲音上略有差異，故今日學者

間尚有異議。魏略述氾復 (即今日自 Damascus 以至紅海之交通路線) 時，于 Petra 之邊，但記一表示土地性質之名稱，即所謂積石者，而並不舉所謂 Rekem 之都。由此觀之，則此 Petra 市者，尙未能以犁軒之名聞于漢人，可以推知。漢代西域方面占世界交通之要樞者，無過於 Egypte 之 Alexandria。此都會一方面集地中海沿岸之貨物，他方則又輸入阿非利加，阿剌伯，波斯，印度，支那等之財貨，即謂當時世界之財寶，悉集于此，亦決非過言。降至羅馬時代，此都城雖在格式上位于羅馬府之次，而其殷富則無有能與之匹敵者。故余于明治三十七年四月，曾以「大秦國及拂菻國」之文，揭載于史學雜誌。其中即提出犁軒為 Alexandria 略譯 (A) lek(s) an(dria) (Iekan) 之說。(第十編第四號 pp. 25-26) 而伯希和於一九一五年發表「Li-kien. autre nom du Ta-tsin」于通報 (vol. xvi. pp. 693-700)，與余所論全同。(譯者按，此文有馮承鈞氏譯本，載史地叢報中。) 其後藤田博士草一題為「Li-hsin 犁軒 et Ta-ch'in 大秦」之論文，乃發表新說，謂犁軒為位于波斯北部之 Rhaga 之對音 (Memoires of the Faculty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vol. 1. No. 1—pp. 57-58)。然在漢代，此 Rhaga 之地，當日為安息國之一部，故求與此國劃

然別異之犁軒國於其領域，實無理之說也。

依史記與漢書之文意，而欲確切推定犁軒國之範圍，固爲艱困之舉，然相傳爲其別稱之大秦國之疆域，則依魏略後漢書所記，略能爲明白之推定。以魏略細考之，則漢魏時代之中國人，於亞細亞之西部，Taurus 山脈以南，東自 Zagros 山脈，西至地中海之地域，分爲海東，海北，海西，三大區。其中海西之一區，相當於自 Lebanon 山脈以達地中海之地域，故海西國（即大秦國之本地）當在此山脈以西之 Syria 與 Phonicia, Palestina, Egypt 等地，可以推想。又據此書，相當於 Sittake 之思陶國，相當於 Dra 之于羅國，相當於 Mesene Kharasense 之條支國，相當於 Ruha 之驢分國，相當於 Palmyra (Tadmōra) 之且蘭國，相當於 Damascus 之汜復國，相當於 Hicrosolena 之賢督國，皆爲大秦國之屬國，則其國之本地，實限于稱爲海西之一區，亦可以推知。大秦國都城之在 Alexandria，但略讀魏略文意，早無致疑之餘地。是犁軒之名，不過爲 Alexandria 之略譯，而魏略及後漢書以犁軒爲大秦國之一名，亦皆可信。犁軒國即大秦國果無誤，則其疆域亦可目爲無大誤。惟前漢時代之犁軒國，爲希臘政教所加之亞細亞地域，而後漢時代之大秦國，則更加以羅馬之政教而已。犁軒國與大秦國之都城

皆爲 Alexandria，其疆域亦殆全同，則犁軒者，乃其國之士稱；而大秦者乃漢人所加之稱謂，此固盡人所能想像者。

然退而考之，則漢人者，自來尊大之國民也。稱己國曰中國，稱外國曰戎，狄，蠻，夷，當無以大秦之美稱與西戎一國之理。故大秦之名，殆亦必如犁軒然，爲其國稱呼之音譯。余嚮著大秦國放時，確懷此想。十九世紀之初，H. J. Hager 抱 Serica 與 Sina 爲同名之意見。以爲前者之名。乃希臘人崇仰蠶絲，用以指北支那；而後者之名則淵源于此一國之王朝之名。Chavallier de Paravey 氏引伸此說，謂始皇帝之一族乃 Syria 之殖民，蒙古人及此類蠻民不能發 r 音，故呼 Seres 謂 Sin 或 Tsin。此名旋傳於亞細亞諸民族間，遂訛爲 Dia 或 Tehin。中國方面之所以稱大秦曰 Syria 者，蓋即自殖民地反稱祖國之名稱也。此大秦爲 Syria 之說，其後雖被信于學者間者甚久。然 H. Cordier 則目爲 Tarsis 之對音。Parker, Kingsmill, Paravey 諸氏書中，皆表贊成之意。又 Hedkins 氏則以爲大秦之指羅馬，雖無可疑，惟其名稱，在當時則爲 Afghanistan 及印度一般用以呼羅馬之名。(H. Havret, La Stèle Chrétienne de Singan-fou. pp. 370-371) 又夏德在 Syrisch-Chinesischen Bezeichnung 文中亦解釋秦字，謂此實表散見于古典之 Ser 或 Sares

之音，同時又表希伯來語 Tsur 或 sur 之音 (p. 442. Note 3)。凡此諸說，皆有牽附之嫌，不足憑信。其在我國，藤田博士亦主張大秦爲土語音釋之一人。由其說言之，則古波斯語稱左與西曰 Dastina，故大秦兩字，常爲此語之對音。其所依據，則魏略大秦條言「在安息條支之西，大海之西」，其後又有「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之句。漢人之得知有大秦，始于和帝永元九年 (97 A.D.) 班超遣甘英至條支時安息人所告語，爾時安息稱羅馬帝國及其東方領土曰

新疆公路視察記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八日斯文赫定氏 Sven Hedin 在清華大學公

開演講，原題作 "Sing-Kiang Highway Expedition for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我第一次到新疆，已經是四十五年前的事了。那時是一八九一年，我藉道俄羅斯，經過喀什噶爾 (Kashgar) 而至於大瑪海戈壁 (Takla Makan Desert) 大瑪海戈壁也就是新疆大戈壁的一部份。嗣後又曾經遍歷了塔里木河 (Tarim R.) 流域與維布泊 (Top-nor) 一帶地方。

這一帶地方第一次爲中國所知悉，是在漢武帝的時候。那時大探險家張騫出使西域，第一次發現了沙漠綠洲

Dastina，故漢人即以大秦二字譯之 (T'ia-shün 犂軒 et Ta-chi 大秦 pp. 71-72)。關於海西之名，已如余他文所證，漢代之中國人，誤解 Arabia 半島爲海洋，犂軒國在此海之西，故呼之爲海西國。然則稱大秦國爲海西國，只限于漢人，若安息人及 Arabia 人等則雖夢寐之中，亦無此稱謂。且波斯人及阿剌伯人呼羅馬帝國爲西國即 Dastina 國，在史上亦絕無左證也。

(未完)

侯仁之譯述

中的四十六國。我前後幾次在新疆的遊行中，依然可以遇到牠們的遺跡。張騫在政治上雖然沒有達到極大的成功，然而他在地理的發現上，可說是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嗣後法顯玄奘等人，亦嘗數度經此沙漠，登帕米爾 (Pamir) 高原，跨喜馬拉亞山 (Himalaya Mt.) 至印度 (India) 求取佛經。

至於這一帶地方在歷史上的統治者，則是變動不居的。時而爲東土耳其 (Turkish)，時而爲亞拉伯人 (Arabs)，時而爲匈奴，時而爲中國。但是從紀元後二六〇年以至三三〇年則完全受治於中國。

當我第三次來到新疆的時候，在一九〇〇年三月初偶然發現了樓蘭古城的遺跡（註一），又幸而尋得了一百五十件鈔稿文件，就中有十六件甚至註明了某年某月某日，所以很能使我們推測到某一日的精確程度。此等發現物品，交由孔好古氏（Conrady）繙譯評註，成一巨著（註二）；其後洪天通（Ellis Worth Huntington，按係美地學家，一九〇五至此）斯坦因氏（Sir Aurel Stein 按係英考古家，一九〇五，一九一四，一九一五三次到此）諸氏先後而來，各有所獲。

在紀元後三世紀時，塔里木河由西而東流，注入羅布泊。樓蘭城即位在塔里木河入注羅布泊的地方。直到一八七六年，歐洲所有的地圖上，都載了塔里木河是先向南流之後在大瑪海戈壁的南部才起始折而東流。中國地圖的記載也是如此。一八七六年俄國探險家柯斯羅夫上校（Colonel Kosloff）自俄羅斯經新疆伊犁至塔里木河，這時他才起始發現了地圖的錯誤，而證明塔里木河乃是由西而東流，橫跨大瑪海戈壁的北部。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氏（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的土壤地層分析也證明了這點。事實上，河在大瑪海戈壁的南部與北部都會流過，所以中西地圖的記載與柯斯羅夫所見都非錯誤。一三三一年塔里木河起始改道東南流，放棄了原來的東西河床。我在第二次到

新疆去時，曾經考察過這種變遷的原因，知道塔里木河入羅布泊的三角洲，對於沙漠的水平極其敏感。經數百年淤積的結果，遂構成了河流改道的原因。當樓蘭城的繁榮時期，沙漠的北部較南部為低，所以河是東西流的。一九二八年我再到新疆去時又從土人那裏聽說河水又改北道流了。

一九三〇到一九三一年間，我們曾經從東部來勘查過羅布泊，更繪製了由尉犁縣以至羅布泊的塔里木河全部的精細地圖。到現在，關於塔里木河流域的地形地質，我們可以說是已經詳悉無遺了。

樓蘭城在歷史上的地位，可以說是保護東西貿易大道的一個堡壘。在耶蘇生時的前後，潼關，西安，樓蘭，疏勒，喀什噶爾，葱嶺，波斯，亞拉伯以至羅馬，乃是東西貿易交通的一條大道。貿易物品即是絲。絲之貿易那時乃是全世界上最大的貿易，中國絲在羅馬是很受歡迎的。以後塔里木河改了道，大路所通過的這一帶地方便變成了沙漠，於是大陸上絲的貿易便從此割斷。哈密，吐魯蕃，樓蘭以及和闐也就相繼湮沒無聞了。水去了，樓蘭也隨着去了！

到十三世紀意大利的大旅行家馬哥孛羅 Marco Polo

東來的時候，這座古城已經在沙漠中寂然無聞地沉睡了已近千年，而他則簡直似乎連「樓蘭」這個名字都沒有聽見說過。直到六五〇年之後，我才又很幸運地把牠自湮沒無聞中發掘出來。

一九二七年出發的中瑞探險隊 (Sino-Swedish Expedition)，可說是在中亞完成了最大的科學工作。隊中包括了二十六位學者，四位學生。全隊所從事的工作範圍極廣，從勘查路線，繪製地圖起，直至氣候調查，重力測量以及考古等止，無不具備。隊中原有以飛機輔助工作進行的計劃，如地圖的攝取，山途的察勘，有非於地面所能完成者。我曾以此事商諸蔣總司令，答謂苟允我在彼處使用飛機，則毗鄰的國家亦將藉口飛航，結果為種種不便，未能准許使用。因此我們也只好局限於地面以上的工作了。

此次探險隊的創獲甚多而且重要。就中當以清華大學教授袁希淵復禮所發現之「孔龍」等最為重要，現正經他研究。

貝格滿博士 (Dr. Folke Bergman) 發現了一萬餘件文件，等於前此發現者的十倍。原來我曾發現了一百五十件，就中一百二十一件係書於紙上，三十件書於木簡上，已如上述。此後斯坦因氏找獲了九百餘件。貝格滿尋

獲所得，現都存於北平 Sinological Institute 由專家整理分類，就中有一位是著名的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教授 (Prof. Bernhard Karlgren)。整理工作一朝完畢後，對於明瞭當時的軍事政治情形，當皆有極大裨益 (註三)。貝格滿氏的尋獲中尚有七十五簡的一冊，以帶繫於一起，大概要算世界上現在一冊最古的書籍了。劉復教授——我對他的去世實抱莫大的遺憾——曾對此書作過簡略的敘述及介紹。

我以為中國本部與西部連絡的唯一辦法就是修築道路。這樣的事自然只有政府能辦。前者我曾以此意向政府建議，派員勘察路線。政府以我曾數度來此，情形已甚熟習，即以此事相託。一九三一年秋即携同人八位，僕役八位共十六人乘汽車出發。同人中有政府工程師二人，陳君 (Parker C. Chen)，貝格滿博士以及其他兩位瑞典人等。由百靈廟至哈密途中，曾遇盛馬之亂，汽車屢被借用。因為他們對我們的安全不負責任，我們只能躲入沙漠中藉以考察塔里木河下流可否實施灌溉工程。二千年前這兒本有大規模的運河灌溉工程，水道遷移後，乃隨之而湮沒。現在水道既又復來，我們也可從新開闢，把牠作為中國的殖民地。

我的計劃第一步是先修築兩條大道。一為南路，由西

安經蘭州而達哈密。一爲北路，由綏遠寧夏以至哈密。現在從中國本部到西部去，須用三個月的工夫，如想節省時間，便只有乘西伯利亞鐵路。這種到本國領土而必須走外國道路的事，真是古怪之極！

這兩條大路成功後，第二步驟便是沿南路敷設鐵道，由西安經蘭州，羅布泊以至喀什噶爾與俄相接而直到歐洲彼岸，與西伯利亞鐵路，並駕齊驅。溝通東西大陸，黃白人種，而重新恢復中亞古代的繁榮！

現在新疆一帶的貿易，完全爲他國所把持，中國簡直不能與之相提並論。如果上述的計劃可以完成，中國始得有希望與外國競爭而鞏固其西部邊疆。不但此也，這幾次行經甘肅等省，老實說，那兒的生活程度極低極低。因此，上面計劃的完成，不但直接可以解決西部的邊疆問題，同時沿途甘肅等處也可間接受益了。

這種工作的完成，每人都可參加一臂之力。如果這種意見能成爲多數人的意見，那末結果自然可以形成一種輿

論，如此便離成功不遠了。諸君萬勿以爲自己只是一個學生，能作什麼事？因而自暴自棄。我決心以探險作我終身事業的時候，也只是一個學生而已，一出校門，便帶了一個空空的錢袋登上了中亞的征途。如果我們能早早地在我們面前懸起了高尙的鵠的，始終前進不肯懈弛，那麼結果一定可以在歷史上也留下一條印痕！

(註一)：關於樓蘭城發現的詳細經過，可參看赫定先生亞洲腹地旅行記第四〇章「無水穿行戈壁沙漠」及第四章「樓蘭——長眠城」二章。(頁三六一——三七六)

(註二)：詳情亦見前書四一章，孔好古氏此等文件的德文譯本，已於一九二〇年發表。

(註三)：以上關於貝格滿氏之發現，赫定氏有專文發表曰：“The ‘Black City’ of the Gobi Desert” 拙譯爲「黑城探險記」載在本刊第一卷第九期，可供參考。